

月令輯要



卷二十二

之二十四

剛柔增**易**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疏晝則陽日照臨萬物生而堅剛是晝之象也夜則陰潤浸被萬物而皆柔弱是夜之象也周易集解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虞翻曰分陰為柔以象夜分陽為剛以象晝晝夜更用故迭

用柔剛

幽明增**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疏言聖人通曉於晝夜之道晝則明也夜則幽也言通曉於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正蒙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乎晝夜之道也

縣象著明增**易**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疏謂日月中時徧照天下无幽不燭

日昃原**易**日中則昃疏日中至盛過中則昃

七襄原**詩**終日七襄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疏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鄠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未央增**詩**夜如何其夜未央疏未央者前限未到之辭夜未央者謂夜未至旦

啓明長庚增**詩**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傳日且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

然矣

其理當

然矣

月令

疏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曰太白

夏日冬夜原詩夏之日冬之夜箋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白虎通日所以

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

正朝夕增周禮冬官匠人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不審猶更以此二者以正南北言朝

夕即東西也南北正則東西亦正

朝陽原爾雅山東曰朝陽註旦即見日

蘇軾詩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

夕陽原爾雅山西曰夕陽注暮乃見日

杜甫詩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

暮夜增爾雅幕暮也疏幕然暮夜也劉禹錫楚望賦暮夜澄寂嘯歌羣族

日行一度原穀梁傳不告月疏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故謂一

度爲一日

日數增鬻子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爲數註天有三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一周

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爲數

陰陽交易原管子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註晝

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

月令輯要

卷二十二

晝夜令

天道

三

斗建增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太白出入增史記天官書太白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

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

周天

日曬月曜增漢書中山靖王傳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

九州七舍原淮南子曰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禹以為朝晝昏夜註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

日月代照增淮南子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

然白虎通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晉書天文志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

主晝夜相代而照也對晝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

陰陽氣勝增淮南子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

夜修揚子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一晝以好之夜以醜之

日暴夜息

增淮南子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

濡之

增後漢書律曆志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

天運過周

增後漢書律曆志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

行與書天文志

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

日有朝夕

增白虎通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

夜藏有朝夕

何朔之言蘓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

晝與夜界

增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為界

附日附月

增張衡靈憲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於日也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

日遠近

原列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以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增論衡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

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

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又日中去人近

故溫日出入遠故寒

日行千里

增論衡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

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

晝夜短長

增晉書天文志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

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
物理論日者太陽之精也夏則陽盛陰衰故晝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氣引之也行陽之道長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陰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陽陰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

天門開

增晉書載記馮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

曜靈夜光

增皇甫謐年曆日者眾陽之宗以晝明名曰曜靈月者眾陰之宗以宵曜名曰夜光

斗柄歷五辰

增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

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鄭公風

增會稽記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頭有人

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

今猶然呼颯且南風暮北風發果然姑苦和氣風至為鄭公風

日色赤白增隋書天文志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目如小其初出地有

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

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

星周為度增三禮義宗聖人因躔次之常定時度之運行以一晝一夜為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而日周天蓋因星以推之取星周度之徧闔闢增周易集解闔戶謂之坤虞翻曰闔閉翕也謂從巽之坤坤柔象夜故以閉戶也又闔戶謂之

乾虞翻曰闔開也謂從震之

乾乾剛象晝故以開戶也

積煖積涼增詩疏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且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

半夜之後始極寒

太陽圓轉增白居易短歌行瞳瞳太陽如火色上行千里下一刻出為白晝入為夜圓轉如珠

住不

極星增夢溪筆談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雜考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

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

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為一圖圖為一圓規乃畫極星於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為二百餘圖中少則數出以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此所習官錄也

星辰 增 皇極經世星為晝辰為夜 註 少陽為星晝亦屬陽少陰為辰夜亦屬陰

變物形體 增 皇極經世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 註 形可見故屬陽為晝之所變體有質故屬

陰為夜之所變

餘分 增 皇極經世天體數四而用三地體數四而用

三天尅地地尅天而尅者在地猶晝之餘分在夜也是以天三而地四天有三辰地有四行也然地之大且見且隱其餘分之謂耶

月星 原 皇極經世月晝可見也故為陽中一日一

地上之數 增 皇極經世有地然後有二有三然後有

以十二而變而一非數也非數而數以之成也天行不急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為晝夜故以地上之

數為人

陽數陰數 原 皇極經世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

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

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 **離坎** 原 皇極經世離在天而當夜故陽中有陰也坎在地而當晝故陰中有陽也

皇極經世

離東坎西當陰

晝夜之門

陽之半為春秋晝夜之門也

天之晝夜

增正蒙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

天樞不動

增朱子語錄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

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

日月左旋

增朱子語錄問天道左旋自西而東日月

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

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

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

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

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

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

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日日行遲月行速然則日行却

陰陽兩端

增朱子語錄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

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

人物之萬殊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

地之氣運轉而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麤有

細如人物
有偏有正

天運不息
增朱子語錄天運不息晝夜輒轉故地權

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间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

三光隱映
增山堂考索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

三光隱映以為晝夜

幽明屈信
增洪範皇極內篇晝者明而信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

北極遠近
增黃氏書解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

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

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

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

陰陽奇偶
增蠡海集陽為奇陰為偶晝屬陽得奇夜屬陰得偶奇單故日得一偶折故夜得二

是以上半夜為今日下半夜為明日是夜得二也

御製駐蹕遼陽夜深對月用唐太宗遼城望月詩原韻

夜氣澄炎景清光度海碣流雲漸稀朗繁星燦如綴

月令輯要 卷二十二 晝夜令 天道

蟾殿魄初明冰輪影未缺懷古聽行漏素心良蘊結
曠然望九霄妖氛盡殄滅

御製歸化城夜月詩此際殊方月關山遠近看清輝臨

玉帳皎色耀金盤烟野照逾濶霜空夜未寒坐消行

漏永沙塞絕風湍

御製月夜登燕子磯詩石勢疑飛動江濤足下看天空

來皎月風定斂奔湍綠樹燈光亂蒼厓夏夜寒經過

觀形勝往往駐鳴鑾

和爽政典

宜照天下

增易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疏日中之時徧照天下王无憂慮德乃光被同於日中之盛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晝日三接

原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疏晝日三接者言非惟蒙賜蕃多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增周易集解虞翻

日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矣

政典

十一

日中為市原易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寅清增書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增書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出納惟允增書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浚明原書日宣三德增書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萬幾原書兢兢業業增書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昧爽待旦原書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

夢賚良弼增書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韓愈賦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

納誨原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祀酒增書朝夕祀茲酒惟增書朝夕日祀茲酒惟

悲祀增書予冲子增書朝夕日祀茲酒惟

咸和萬民增書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承弼增書其侍御僕從罔匪增書朝夕日祀茲酒惟

在宗載考增詩厭厭夜飲在宗載增書朝夕日祀茲酒惟

在公增詩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疏羣臣以盡忠之故

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

月令車要卷三十一
德而常身早鼓亦亦飲公祀深且無事休也即美也
已公
風交亦公亦公祀即
風交亦公亦公祀即
風交亦公亦公祀即

匪解原詩風夜匪解以事一人

基命宥密增詩成王不敢康風夜基命宥密箋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

定天
下

質明行事增禮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

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手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視朝增禮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

元端深衣增禮朝元端夕深衣集說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祭日月增禮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祭星增禮幽宗祭星也註宗當為崇字之誤幽崇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疏星至夜而出故曰幽為

營域而祭之故曰幽崇

飲酒不廢朝夕增禮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

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修令而鄉飲禮畢猶可以治私事是莫不廢夕也

擊柝增周禮天官宮正夕擊柝而比之註夕莫也莫

魯擊柝聞於邾註以

兩木相擊以行夜也

燕食增周禮天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註燕食

謂日中與夕食奉膳奉朝之餘膳所祭者牢肉

疏奉朝之餘膳者一牢分為三時故奉朝之餘餽也

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故言所祭者牢肉也

鼓鑿增周禮地官鼓人凡軍旅夜鼓鑿註鑿夜戒守

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

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又夏官掌固晝三巡之夜亦

如之夜三鑿以號戒註杜子春云讀鑿為造次之造

謂擊鼓行夜戒守也

三巡之間又三擊鑿

嘑旦原周禮春官雞人

大祭祀夜嘑旦以詔百官註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嘑旦以警起百官使夙

鳴鈴增周禮春官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註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眾

挈壺增周禮夏官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以

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註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

以序聚櫜以次更聚擊櫜備守也元謂擊櫜兩木相

敲行夜時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

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

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

宿息

增周禮秋官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

共飲食樹

為蕃蔽

夜時

原周禮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

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註夜時謂

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

恪居官次

增左傳公鉏為馬正敬共朝夕恪居官次

政如農功

增左傳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

之有畔其過鮮矣

臨政恤民

增左傳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

游鄉校

增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

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四時宣氣

原左傳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

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疏節即四時也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

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

以後事改前心亦所以散其氣也

官修其方增左傳官修其方朝夕思之

宿業增左傳官宿其業疏夜宿所以安身也謂安心思其職業服虔云宿思也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

火宿

夫屯增左傳楚子圍蔡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註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

在壘裏屯守蔡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

左右廣增左傳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朝朝莫夕增穀梁閏月朝廟註親存朝朝莫夕

宵田增爾雅宵田為獠註即今夜獵載鑪照也

大采朝日增國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考政增國語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少采夕月增國語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日入監九御增國語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

諸侯脩業考職增國語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

月令輯要卷二十二
後即安

惛淫而

業未

其國

卿大夫

朝考其

職畫講

卿大夫考職講政

原國語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

即

采之民

太史公

國語

卿大夫

朝考其

職畫講

其

士受業講習

增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使民知時

增管子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於身也

是故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

神光夜集

增史記封禪書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

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夜衣就國

增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

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

靈壇光燭

增漢書武帝紀元封四年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

采詩夜誦

增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

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

郊見光氣

增漢書郊祀志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

月令輯要

卷二十二

晝夜令

政典

七

氣上屬天

斷獄理書原漢書刑法志秦始皇躬操文墨書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夜半前席原漢書賈誼傳文帝思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

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日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刁斗原漢書李廣傳刁斗註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

朝奏暮召原漢書主父偃傳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

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夕牲增漢書丙吉傳吉子顯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廼使出取齋衣註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

之夕牲

金華殿說書增漢書敘傳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

受焉

祭不同時增淮南子夏后氏祭於閭註於室中中夜祭之也又殷人祭於陽註於堂上日平旦

祭也又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註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

以星出入原說苑巫馬期治單父以星出入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

夜分講經

原後漢書光武紀每日視朝日仄廼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廼寐日我自

樂此不為疲也

暮夜卻金

原後漢書楊震傳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

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門候拒關

原後漢書鄧暉傳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

於門間暉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廼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賜布百匹

不禁夜作

原後漢書廉范傳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巳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

無襦今五絀

乘船夜遁

原後漢書孟嘗傳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

晉書鄧攸傳攸在吳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畱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日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畱謝令推不去

狗不夜吠

原後漢書劉寵傳寵拜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

戶令轉要卷二十二 禮典
陰縣有五六老叟人齋百錢以送寵日自明府下車
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
送寵為人選不置備命於天
一大錢受之

持五夜原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黃門持五夜
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杜甫詩五

夜漏聲催曉箭

夕郎原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
拜名曰夕郎增雍錄漢世給事申夕入青瑣門

對拜師古曰青瑣者為連瑣文而青塗也

奉璽程增漢舊儀奉璽書使者愛馳傳其
驛騎也三騎晝夜行千里為程

白氣赤光增漢官儀元封封禪
晝有白氣夜有赤光

夜徼增漢官儀公車司馬掌
殿司馬門夜徼宮中

郎官入直增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中供新青縑白
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臥

旃蓐冬夏隨時改易

王日四食原白虎通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
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舖食少陰

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

巡警增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
警夜巡書原唐六典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將軍

司令揖要卷二十二 晝夜令 政典 三

之職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

捧簡不寐

增晉書傅休奕傳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

且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犯夜

原晉書王承傳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

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還家

朝日夜光

增拾遺記炎帝築園丘以祀朝日飾瑤堦以揖夜光

白虎幡

增宋書百官志殿中司馬督朝會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白虎幡

監之

照夜燭晨

增顏延之南郊登歌奔精照夜高燎燭晨陰明浮爍沈崇深淪

夜巡

增南史蕭脩傳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

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巡違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嘆服

應更鐵磬

增齊書百官志宮城諸却敵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改以

鐵磬

政典

卷二十二晝夜令

政典

三

雞人投籤

原南史陳文帝紀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宗宴

增魏書任城王澄傳高祖延四廟之子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行禮已畢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戒晨鼓

增水經注西魏神瑞三年建白樓置大鼓於其上晨昏以千椎為城里諸門啟閉之候謂之戒晨鼓

警嚴

增唐書儀衛志伶工謂夜警為嚴凡大駕嚴夜警十二曲中警三曲五更嚴三遍天子謁郊廟夜五鼓過半奏四嚴前人問其苦帝出金鼓書曰此車駕至橋復奏一嚴

木契符

增唐書車服志木契符左右各十九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

排門持更

增唐書百官志諸衛折衝都尉府捉鋪持更者晨夜有行人必問不應則彈弓而嚮之復不應則旁射又不應則射之晝以排門人

蠟液繼燭

原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召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於沉香亭子亭燭窮而語未

盡宮人以蠟書文各棹伏或香亭于亭殿殿而請未
液濡紙繼之唐書附公蘇對文宗各文餘林書學

宵旰增唐書劉蕡傳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王勃

文功成旰食道濟宵衣杜甫詩宵旰憂虞軫黎

元疾苦駢**夜不安枕**原唐書循吏傳序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

錄姓名於屏風臥與對之得亦之亦以對承天門盪

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金鏡書**增宣宗實錄大中二年二月令狐綯為翰林

學士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此

太宗所著也綯再拜曰陛下更選三殿天子歸夜

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蓮炬送歸**原東觀奏記上將命令狐綯為宰相夜半

含春亭召對賜金蓮花炬送歸學士院宋

史蘇軾傳嘗鎖宿禁中召對便殿

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受事番直增通典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

補之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

事夜則番**題敕狀**增唐會要景雲二年六月敕南衙北門及諸

直內臺**視事觀書**增唐詩紀事文宗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

士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

所試披覽吟詠終日忘倦

政典

祭南海神增韓愈南海神廟碑常以立夏氣至命廣

州刺史行事祠下當祀時海多大風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元和十二年詔用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吏以時告公乃誓羣有司曰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公遂升舟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穰五鼓既作牽牛正中

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

取明水增韓愈明水賦命烜氏候清夜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

明堂位增柳宗元四門助教壁記易傳太初篇曰天

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

禮部試原上庠錄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天古鼓為限本朝率用白晝不許繼燭

學士承旨增宋史職官志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承旨等六員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凡拜宰

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天子御內東門小殿宣詔面諭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內侍鎖院門禁止出入

夜漏盡具詞進入遲明白麻出

三條燭增宋史竇貞固傳遷禮部尚書知貢舉舊制進士夜試繼以三燭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

固以晝晷短難盡士材奏復夜試擇士平允時論稱之雍錄禮部南院者即貢院也唐世有試其中而賦

詩曰才到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則以試所為南宮也

政典

禱雨增仁宗實錄以天久不雨降服徹膳躬自暴露夜輒升壇禱祀達旦不寐

待漏院增雍錄故事建福門望仙門昏而閉五更五點而啟至德中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

晚開宰相待漏太僕寺車坊元和元年初置百官待漏院各據班品為次在建福門外候禁門啟入朝可

談朝時自四更時朝士至宰執後至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每

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供朝臣

天文院增夢溪筆談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

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諦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

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偽

天子請客增夢溪筆談陳文忠堯叟為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入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

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

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惟記文惠丁謂杜鎬三人其

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為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

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忠之坐於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

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為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

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
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
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
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
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臣之前皆
大珠也上日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
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群臣欲起
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
寶酒罷已四鼓時
人謂之天子請客

仗舍觀書

增春明退朝錄李文正公罷相為僕射奉
朝請居昭慶坊每五鼓則興置白居易集
數冊於茶鐐中至安遠門仗
舍然燭觀之俟啟鑰則赴朝

讀無逸篇

增清異錄武宗侵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
璃燈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
今日何以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皂羅供奉不來
與紫明供奉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遍朕非不能
取熱鬧快活正要與
絃管尊疊暫時隔破

侍讀侍講

增玉海按故事唐開元置侍讀其後有翰
林侍講學士五代久廢太宗崇尚儒術由
是命文仲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上
適尊先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充其選班次翰林
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
長上日給珍膳夜則迭宿召對詢訪或至中夕
增玉海紹興十二年五月太常言郊祀仗
導駕奏嚴內鼓吹八百八十四人今樂工全缺乞下

三司差撥從之鼓吹用鉦鼓鏡角威栗工全始了不
管笛等晝在仗內導駕夜在警場奏嚴常言夜疏於

路燈增蕪史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以石為座銅為
樓銅絲為門壁每日晚內府庫監灌油燃燈以

便巡夫志首置地輝輝香論書學衣其豎也夫傳林
行命文外封歸寓直禁中以松蘇開然不其未崇土

觀星臺增續文獻通考洪武以來設觀星臺於
雞鳴山止令天文生分班晝夜觀望

御製夜至三鼓坐待議政大臣奏事有感而作午夜迢

迢刻漏長每思戰士幾迴腸海氛波浪何年靖日望

軍書奏凱章

御製星出歸營詩皎皎星河路向西將歸玉帳渡山溪

羽林扈從皆雄將掃靖烟塵萬馬齊

御製夜半覽本詩初冬夜靜正三更宵旰清心勉勵精

自愧事繁機不敏細披章奏察民情

御製行殿夜覽章奏詩飛遞傳來奏牘多旌門莫問夜

如何銀燈毳幕春寒重恐是陰陽尚失和

御製盛京遣使請

太皇太后

皇太后起居夜書奏疏畢偶成詩雲山遙隔萬安宮定省

心懸午夜中孺慕經時書不盡微誠憑仗與東風

御製軍中夜嘗擐甲達旦詩四山風靜建旌旄帳外沙

明片月高除逆安民非得已終宵擐甲敢言勞

御製營夜南望北斗詩碧琉璃界四垂邊漸覺雲低欲

到天為問北來行近遠果然北斗挂南川

民用

于茅索綯

增詩書爾于茅宵爾索綯箋書日

弋鳧鴈

增詩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

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暇無事將翺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為飲酒之羞

毋忝所生

原詩風興夜寐毋忝爾所生疏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父祖

定省

增禮昏定而晨省疏昏定而晨省者一日之法應臥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日

既隔夜蚤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涑水家儀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

燭至起增禮燭至起註異晝夜

燭跋增禮燭不見跋疏小爾雅云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為燭也火炬照夜易

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所以爾者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故不見殘本恒如然未盡也

家塾增禮家有塾註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

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就教於塾

薺脯增禮鉅鑊湯以小鼎薺脯於其中使其湯母滅鼎三日三夜母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集說鉅

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薺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母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醢與醢調和之

父子朝夕增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集說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

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晚朝為夕

斂枕簟增禮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集說古人枕席

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

不舉樂

增禮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註重時變也

不息燭

增禮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註親骨肉也

夜行以燭

原禮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伊川文集先公大中娶侯氏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

房門

執燭

增禮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燠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原集說飲酒之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

詩以見意今以暮夜畧此三事

亟見

增禮亟見曰朝夕集說亟見數見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命於將命者

三時市

原周禮地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

夫販婦為主註日昃中也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眾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

凍絲

增周禮冬官慌氏凍絲以澆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

水凍註澆水以灰所泔水也漚漸也宿諸井縣井中

凍帛

增周禮冬官慌氏凍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

之而盥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盥之晝暴諸日
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註渥以欄木之灰漸
釋其帛也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蛤也淫薄粉之令帛
白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盥晞之晞而揮去其蜃更渥
淳之朝更沃至夕盥之又更沃
至旦盥之亦七日如漚絲也

冠期增儀禮士冠禮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

婦俟見增儀禮士昏禮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

見於舅姑
寢門之外

贊見舅姑增儀禮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席於

棗栗自門入升自
西階進拜奠於席

行事用昏昕增儀禮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

壻也腆善也賓不稱幣
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日星爲紀增家語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註日以

學則增管子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

明動晦休增國語自庶人以下明

紡績織紝增墨子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

饗飧

原孟子饗飧而治
註朝曰饗夕曰飧

夜氣

原孟子夜氣不足以存
真德秀夜氣箴夫一晝

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闖窈乎如未判之鴻濛
維人之身嚮晦冥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
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簣之上使慢易非辟
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
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
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
窮

美陽亭

增說文美陽亭即
幽也民俗以夜市

作息

增論衡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
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

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
相應息與夜相得也

夜作

增農家諺河射角堪
夜作犁星沒水生骨

鼓起鐘息

增獨斷鼓以動眾鐘以止眾夜漏
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鳴則息也

院寬室明

增詩噲噲其正噦噦其冥箋噲噲猶快快
也正晝也噦噦猶惺惺也冥夜也言居之

晝日則快快然夜則惺惺然皆寬明之貌
疏處所寬明快快然其晝日居之也惺惺然其夜冥居之也院
寬室明晝夜俱快
君子之所安息也

幽堂明室

增張協七命幽堂
晝密明室夜朗

火井

增華陽國志臨邛縣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
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
耀數十里以竹筩盛其光
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

粟米爐酒

增齊民要術作粟米爐酒法受兩石以下
即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雞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
麴米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
計須減飯和法痛按令相雜填滿甕為限以紙蓋口
搏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
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
以冷水澆筒飲之甕出者歇而不美

頤白酒

增齊民要術河東頤白酒法六月七月作用
笨麴陳者彌佳剗治細剗麴一斗熟水三斗

黍米七斗麴殺多少各隨門法常於甕中釀無好甕
者用先釀酒大甕淨洗曝乾側甕著地作之旦起煮
甘水至日午令湯色白乃止量取三斗著盆中日西
淘米四斗使淨即浸夜月炊作再餽飯令四更中熟
下黍飯席上薄攤令極冷於黍飯初熟時浸麴向曉
昧旦日未出時下釀以手搗破塊仰置勿蓋日西更
淘三斗米浸炊還令四更中稍熟攤極冷日未出前
酸之亦搗破塊明日便熟押出之酒氣香美乃勝桑
落時
作者

治瓜籠

增齊民要術治瓜籠法旦起露未解以杖舉
瓜蔓散灰於根下後一兩日復以土培其根

月今轉要卷三三
則迥無蟲矣 蒸乾蕪菁根

蒸乾蕪菁根增齊民要術蒸乾蕪菁根法作湯淨洗蕪菁根澆著一斛甕子中以葦荻塞甕

裏以蔽口著釜上繫甕帶以乾牛糞然火竟夜蒸之麤細約熟謹謹著牙真類鹿尾蒸而賣者則收米十石

也蒸乾蕪菁根法 種胡荽

種胡荽增齊民要術種胡荽按生子令中破籠盛一日再度以水沃之令生芽然後種之再宿即

生矣註晝用箔蓋夜則去之晝不蓋熱不生夜不去蟲糶之

胡荽菹增齊民要術作胡荽菹法湯中漂出之著大甕中以煖蓋經宿水浸之明日汲水淨洗出

別器中以鹽酢浸之香美不苦

種蘭香增齊民要術種蘭香治畦下水一同葵法及水散子訖水盡從熟糞僅得蓋子便止盡日簿蓋夜即去之生即去箔常令足

水晝日不用見日夜須受露氣

藏木瓜增齊民要術食經藏木瓜法先切去皮煮令熟著水中車輪切百瓜用三升鹽蜜一斗漬

之晝曝夜內汁中取令乾以餘汁蜜藏之亦同濃菘汁也

曝膠餅增齊民要術先於庭中豎槌施三重箔摘令免狗鼠於最下箔上布置膠餅其上兩重為

作陰涼并扞霜露且起至食時卷去上箔令膠見日食後還復舒箔為陰雨則內厰屋之下則不須重箔

月令要卷三三 晝夜令 民用

四五日泥泥時繩穿膠餅懸而日曝極乾
乃內屋內懸紙籠之以防青蠅壁土之汗

芥醬

增

齊民要術

食經作芥醬法熟擣芥子細篩取

三過而去其苦微火上攪之少焯覆甌房上
以灰圍甌邊一宿則成以薄酢蓋厚薄任意

和酒

增

齊民要術

作和酒法酒一斗胡椒六十枚乾

酒中一宿蜜

一升和之

秬黍米酒

增

齊民要術

作秬黍米酒法一斗麴殺米

二石一斗第一酸米三斗停一宿酸米五
斗又停再宿酸米一石又停三宿酸米三斗其酒
飯欲得弱炊炊如食飯法舒使極冷然後納之

神麴酒

增

齊民要術

神麴酒方淨掃刷麴令淨有土

處刀削去必使極淨及斧背椎破大小如棗
栗斧刀則殺小用故紙糊席曝之夜乃勿收令受霜
露風陰則收之恐土汗及雨潤故也若急須者麴乾

則得從容者經二十日
許受霜露彌令酒香

釀白醪

增

齊民要術

釀白醪法取糯米一石令水淨

淘漉出著甕中作魚眼沸湯浸之經一宿米
欲絕酢炊作一餠飯攤令絕冷取魚眼湯沃浸米泔

二斗煎取六升著甕中以竹掃衝之如茗渤復取水
六斗細羅麴末一斗合飯一時內甕中和攪令飯散

以氈物裏甕并口覆之經宿未消取生疎布漉出糟
別炊好糯米一斗作飯熟著酒中為汎以

單布覆甕經一宿汎米消散酒味備矣

曬棗增齊民要術曬棗先治地令淨布椽於箔下置
佳夜仍不聚得霜露氣乾速
成陰雨之時乃聚而苦之

春稻增齊民要術春稻必須冬時積日燥曝一夜置
霜不燥曝
則米碎矣

乾棗增齊民要術食經曰作乾棗法將蔣露於庭以
覆露之畢日曝取乾入屋中率一石以酒
一升漱著器中密泥之經數年不敗也

粟米麴酢增齊民要術粟米麴作酢法大率笨麴末
一斗井花水一石粟米飯一石明旦作酢

今夜炊飯薄攤使冷日未出前汲井花水斗量著甕
中量飯著盆中或栲栳中然後瀉飯著甕中瀉時直
傾之勿以手撥飯水量麴末為著飯上慎勿撓攪亦
勿移動綿幕甕口三七日熟美釀少澱久停彌好
白梅增齊民要術作白梅法梅子酸核初成時摘取
便成調鼎和齏
所在多任也

手藥增齊民要術合手藥法取豬脰一具摘去其脂

枚去黃皮研碎酒解取其汁以綿裹丁香藿香甘松
香橘核十顆打碎著脰汁中仍浸置勿出瓷貯之夜
煮細糠湯淨洗面拭乾以
藥塗之令手軟滑冬不皴

澆葵

增齊民要術葵生三葉然後澆之澆用晨夕日中便止

梨汁塗面

增齊民要術面患皴者夜燒梨令熟以糠湯洗面訖以煖梨汁塗之令不皴

掐葵翦韭

增齊民要術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翦韭

石鹽

增水經注河東鹽池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

石炭冶鐵

增水經注釋氏西域記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

雞鳴布

增隋書地理志豫章之俗頗同吳中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

俗呼為雞鳴布

伐黃楊木

原酉陽雜俎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日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

星則伐之為枕不裂

木魚

增撫遺有一白衣問天竺長老云僧舍悉懸木魚何也答曰用以警眾白衣曰必刻魚有何因

也長老不能答遣僧以問琅山悟卞師師曰魚晝夜未嘗合目亦欲脩行者晝夜忘寐以至於道也

魚鑰

原芝田錄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月令

卷二十二晝夜令

民用

卷

望筒

增營造法式望筒長一尺八寸方三寸用版合

造兩罨頭開圓眼徑五分筒身當中兩壁用軸安於兩立頰之內其立頰自軸至地高三尺廣三寸厚二寸畫望以筒指南令日景透北夜望以筒指北於筒南望令前後兩竅內正見北辰極星然後各垂繩墜下記望筒兩竅心於地以為南則四方正

藥枕

增保生要錄藥枕藥性太熱則熱氣衝上太冷

則冷氣傷腦唯理風平涼者乃為得宜蔓荊子八分甘菊花八分細辛六分吳白芷六分芎藭六分白朮四分通草八分防風八分藁本六分羚羊角八分犀角八分黑豆五合石菖蒲八分細剉成末拌勻以生絹囊盛之次用碧羅袋盛之如枕撿置在盒子中晚來欲枕時揭去蓋不枕即蓋之使藥氣不散枕之日久耳中微鳴是藥抽風之驗

火寸

增清異錄夜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呼引光奴

今有貨者易名火寸

香附餅

增清異錄香附子砂盆中熟擦去毛作細末水攪浸澄一日夜去水膏臘稠捏餅焙乾復

浸如此五七遍入藥宛然有沉水香味單服尤清

伴月香

增清異錄徐鉉或遇月夜露坐中庭但爇佳香一炷號伴月香

白石琴暉

增歐公試筆夜彈琴惟石暉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耀非

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惟日昏者為便

麻子

增

筆談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

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

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曝乾就新

瓦上輕按其殼悉解

增

籩揚取肉粒粒皆完

矢服為枕

增

筆談古法以牛革為矢服夜臥則以為

則皆聞之蓋

增

虛能納聲也

采茶

增

北苑別錄采茶之法須是侵晨不可見日晨

芽之膏腴內耗至受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

搗鼓集羣夫於鳳凰山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

刻則復鳴鑼以聚之恐

其踰時貪多務得也

增

凍水家儀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

僕妾供役

增

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聽事及庭鈴下蒼

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椅卓陳盥漱櫛饋之

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襪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

退而具飲食得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

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

役供百

讀書

增

石林家訓旦起須先讀書三五卷正其用心

處然後可及他事暮夜見燭亦復然若遇無事

終日不離几案苟能如此一生永不曾

向下作下等人如見他事自然不妄

月令輯要

卷二十二

晝夜令

民用

卷

鬼宿渡河

增避暑錄話士大夫家祭多不同蓋五方

公異作祭儀十卷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

占以俟之

服胡麻

增蘇軾服胡麻賦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為

君此其相兮

螢火芝

原續博物志良常山有螢火芝大如豆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

可夜書

薑棚覆干

增施宿會稽志薑畏日而喜露故薑棚覆以干干亦苕之屬也夜冷露零則干卷而

薑舒日出晝煥則干舒而蔭濃性與他草木異故越人種薑必覆以干

藜牀

增賈氏說林呼子先夜不臥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即謂之睡仙去留其杖子先故人陸麟寶之

謂之藜牀

麋鹿角膠

增墨經唐本草注曰麋鹿角煮濃汁重煎成膠今法取蛻角斷如寸去皮及赤驛

以河水漬七晝夜又一晝夜煎之將成以少牛膠投之加以龍麝

蠻瓊

增桂海器志蠻瓊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為最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

通天犀

增爾雅翼通天犀水犀之角也可以破水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得三寸以

上刻為魚而御之以入水水常開方三尺

花木瓜

增爾雅翼木瓜宣城者佳彼州種蒔尤謹徧

夜露諸沙上旦曝之日則紙所不覆處皆紅文采如生以充上貢

春來

增爾雅翼春來石首異種也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服其石能下石淋

夜巡

增世範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之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為夾牆使邏者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親賓會聚

增鄭氏家範親賓會聚若至十人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晝則

不拘

夜市早市

增古杭夢遊錄夜市除大內前後諸處惟中瓦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

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權關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

開張四時皆然

燈晷

原可談王介甫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

晷月晷乎夜燈晷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

古今事考

卷二十二

晝夜令

民用

是

捕蟹

增蟹譜今之採捕者於大江浦間承峻流環緯沮洳而居居人盤黑金作鉤狀置之竿首自探之夜則燃火以照咸附明而至焉又濟鄆居人夜則執火於水濱紛然而集謂之蟹浪

北方農耕

增農桑輯要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

南北牛耕

增農桑輯要牧牛每遇耕作之月除已牧而用之則力倍於常半日可倍一日之功日高熱喘便令休息勿竭其力以致困乏此南方晝耕之法也若夫北方陸地平遠牛皆夜耕以避晝熱夜半仍飼以芻豆以助其力至明耕畢則放去此所謂節其作

息以養其血氣也

收麥

增農桑輯要凡農家所種宿麥早熟最宜早收至晚即便載麥上場堆積用苫密覆以防雨作如搬載不及即於地內苫積天晴乘夜載上場即攤一二車薄則易乾碾過一遍翻過又碾一遍起耜下場揚子收起雖未淨直待所收麥都碾盡然後將未淨耜耨再碾如此可一日一場比至麥收盡已碾訖三之一矣

蠶火

增農桑輯要蠶時晝夜之間大槩亦分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夜深如冬寒暄不一雖有熱火合各斟酌多少不宜一例

鑿井法增水南翰記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

必得

甘泉

燃藜增蓬窓瑣事用藜為燃光最明可傳火徹夜古讀書者燃藜以此

耐點燭增俗事方耐點燭黃蠟松脂槐花各一斤浮石四兩末右一處溶用燈草心澆一晝夜僅

點一

浸稻種增羣芳譜浸用稻草包裹一斗或二三十投於池塘水內缸內亦可晝浸夜收不用長流

水難得生芽若未出用草會之浸三四日微見白芽如鍼尖大取出於陰處陰乾密撒田內候八九日秧

青放水

浸之

拾棉花增羣芳譜花既結桃待桃開絨露為熟旋熟旋摘攤放箔上日暴夜露待子粒既乾方可

收貯則絨不
泥而子不腐

漚麻增羣芳譜漚麻縛作小束搭房上夜露晝曬五日自然潔白若值陰雨於屋底風道搭晾經

雨即
黑

棧鵝增農政全書棧鵝易肥法稻子或小米大麥不計煮熟先用磚蓋成小屋放鵝在內勿令轉側

門中木棒簽定只令出頭喫食日餵三四次夜多與食勿令住口搨去尾際毳毛如此三日加肥一筋

夜織增古白帝子歌璇宮夜靜當軒織古樂府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鮑照詩秋蟲扶戶吟寒婦織成夜

物候

螢火增詩熠燿宵行疏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螢火夜飛有火蟲也原埤雅增螢夜飛腹下有火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雉朝雊原詩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增左思蜀都賦白雉朝雊猩猩夜啼

雞棲原詩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埭集傳鑿牆而棲曰埭列仙傳祝雞公者雒陽人居

尺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於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種別而至

羊牛下原詩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集傳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午夜鳴原周禮天官內饗牛夜鳴則廝疏牛夜鳴則廝者其牛無事夜鳴其肉必廝廝惡臭也

行鳳宵屬原爾雅行鳳喑喑宵屬嘖嘖左傳九屬注為農驅獸者也禽經宵屬司夜

槐葉原爾雅守宮槐葉晝聶宵炕疏聶合也炕張也言其葉晝合夜開者別名守宮槐增爾雅翼今

江東有槐晝開夜合晝夜令物候合者謂之合昏槐

不舍晝夜

原論語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原泉

混不舍

其華光合文開各成字

晝伏夜動

增左傳臧孫曰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

行貪猥無已爾雅翼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穴蟲之黠者其種類至多

萌蘖

增孟子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鵙鵙

增山海經北囂山有鳥焉其狀如鳥人面名鵙鵙宵飛而晝伏食之已暘

雞鳴為時

原逸周書周祝解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為時觀彼萬且何為求註萬物自

然不為人求聖人則之如因雞鳴以識時也古雞鳴歌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嚴

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千門萬戶遞魚鑰宮中城上飛鳥鵲

蝦蟇日夜鳴

原墨子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雞時夜而

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哉

豐狐文豹

增莊子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

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

今昔要

卷二十二

晝夜令

物候

晝

鷓鴣原莊子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

越不能見丘山增淮南子鷓鴣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

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晝則

無所見原格物論梟

當晝瞑目夜則飛行

取伏靈增史記龜策傳伏靈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

卽以籊燭此地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

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

得註籊籊籠也

夜籊火也

朝夕鳥增漢書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

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水夜長增春秋繁露水

得夜益長數分

雞鶴知日夜增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原春秋

說題辭鶴知夜半註鶴水鳥也夜半水

位感其生氣

則益喜而鳴

不盡木原神異經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不盡

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橫公魚增神異經北方荒中有石湖湖有橫公魚長

七八尺形如鯉而目赤晝在水中夜化爲人

刺之不入煮之不死烏梅二

枚煮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

汗血馬增神異經西南大荒有馬其大二丈髯至膝

尾委地蹄如丹踠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

汗

令

書

夜

令

物

候

異

汗血乘者當以絮
纏頭以辟風病

火光獸

增十洲記炎洲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

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
光相似取其毛為布時人號為火浣布

鯨魚

原新序宋玉曰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

蝙蝠

增孝經援神契蝙蝠伏匿故夜食爾雅翼蝙蝠或謂之仙鼠似鼠有肉翅而黑棲人家屋隙中

遇夜則飛夏夜尤甚捕蚊蚋食之

鳳凰鳴

原春秋孔演圖鳳火精也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增**宋書符瑞志鳳凰者仁鳥也雄曰

鳳雌曰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

晝亡夜存

原東方朔傳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

殿堂擊之拍拍死者穰穰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利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為指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蠹舍人辭窮當復脫禪

懷夢草

增洞冥記有夢草似蒲色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

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
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遠飛雞

增洞冥記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

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

司夜雞

增洞冥記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

明莖草

增洞冥記東方朔日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

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冥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栖游竹上

原馬融長笛賦猿雖晝吟鼯鼠夜叫註猿雖鼯鼠竝輕捷之獸皆晝夜栖游於竹上

雁警

增禽經舒雁羣棲獨警註夜棲川澤中千百為羣有一雁不暝以警衆也**原**埤雅雁夜泊洲渚

而警察

原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啜詩疏

朝嘲夜啜

原禽經今林棲多朝鳴水宿多夜叫

班鳩哺子

原禽經班鳩辨鵓註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止他鳥皆否

鴛鴦飛伏

原禽經鴛鴦野則義豢則搏註月令田鼠化為鴛關東謂之鴛蜀隴謂之循在田得

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羣伏馴養久見食相搏鬪也

人柳原三輔故事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
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
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

石流黃增博物志西域石流黃出足彌山去高昌八
黃晝視孔中上狀如烟而高數尺夜視皆

嗽月增拾遺記岱輿山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
照數十畝軒

浮玉山水增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
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曉不明夜

夜舒荷增拾遺記漢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渠中
卷一莖有四蓮叢

芸蓬增拾遺記員嶠山有草名芸蓬色白如
生名曰夜舒荷

通明蕨增拾遺記背明國有通明蕨食者夜行
不持燭是苴藤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

宵明草原拾遺記背明國有宵明草夜
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

合歡草原拾遺記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
條扶疏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

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
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

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

員嶠山有草名芸蓬色白如

背明國有通明蕨食者夜行

背明國有宵明草夜

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

金夜飛

原梁書諸夷傳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朝鳥

增梁書諸夷傳高昌國有朝鳥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飲馬三時

增齊民要術養馬飲有三時何謂三時一曰朝飲少之二曰晝飲則胃壓水三日暮

極飲之註諺曰旦起騎穀日中騎水斯言旦飲須節水也每飲食令行驟則消水小驟數百步亦佳十日一放令其陸梁舒展令馬硬實也

風母

增嶺南異物志風母如猿猴而小晝則踈伏不能動夜則騰躍甚疾

孔雀

增南方異物志孔雀羣飛棲遊岡陵晨則鳴聲相呼其聲曰都護

五色藤花

增異苑永陽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為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

備又別有異物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合昏莫莢

增陸倕新漏刻銘合昏暮卷莫莢晨生本草拾遺合昏其葉至暮即合故名杜甫詩

合昏亦知時鴛鴦不獨宿

鰕魚子

增水經注吳錄地里志曰鰕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入旦由口出腹裏

兩洞腸貯水以養子

銅澡盤

原殷芸小說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

月令輯要

卷二十二

晝夜令

物候

五

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鑣令
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燕蝠爭原殷芸小說燕以日出為旦日入為夕蝙蝠以日入為旦日出為夕爭之不決訴於鳳凰

半路一禽謂燕日不須往鳳凰在假訓狐權攝

猿猴相呼原元康地記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

沓潮增番禺雜紀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日沓潮劉禹錫詩屯門積日無回颺滄波不歸成沓潮

如意寶珠原隋書倭國傳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

知更雀原開天遺事裴耀卿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為知更雀

夜光芝增酉陽雜俎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

虎視原酉陽雜俎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

睡蓮原酉陽雜俎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北戶錄睡蓮葉如荇而大汎于水面上其花布葉數

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

氣盤增本草拾遺氣盤有短翅飛不遠好夜中行人觸之即氣出

夜明犀增杜陽雜編寶曆元年高昌國獻夜明犀其狀類通天犀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十重

終不能掩其耀煥上遂命解為腰帶每遊獵夜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潮汐大小增正蒙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

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潮蹟問者曰夏晝潮當小而能稍大夜當大而反小冬晝潮當大而反小夜當小而反大何也答曰此乃陰陽之氣錯繆顛倒夏當南風以陽方助至陽故元氣為至陽所迫而潮小或者北風起以陰方氣從所勝而來陽為之辟易故潮遂能稍大夏夜潮宜大也乃與晝日同其微者三伏中或陽氣酷烈融而不收陰不足以禦之故潮亦從而小冬或冰雪不解固陰沍寒故晝日宜大而反小冬當北風以陰方助至陰元氣為至陰所薄而潮小或者風從南至以陽方氣從所勝而來陰為之辟易故潮亦能稍大

夕虹飲澗增夢溪筆談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

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所鑠都無所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

麋角增夢溪筆談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

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

猿嘯增埤雅猿性靜夜嘯常風月肅然

飛蛾

增 卑雅 蛾似黃蝶而小一種 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

麋夜目

增 卑雅 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目下有竅夜即能視

九子萍

增 卑雅 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日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故謂

之九子萍也

鼉鳴

原 卑雅 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為鼉鼓亦或謂之鼉更以其聲逢

逢然如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詩疏廣要鼉鳴夜獨鳴曉獨獏類也似獏而大食獏

鸞鳳歌舞

原 卑雅 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

鷓鴣

原 卑雅 鷓鴣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

蜂衙

原 卑雅 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眾蜂為之旋繞如衙變化論蜜蜂朝夕排衙必羣聚喧鬧

朝衙畢方出採花供工課晚衙畢則入房

荷芡

增 卑雅 俗云荷華日舒夜斂芡華晝合宵炕此陰陽之異也

蠅蚊成市

原 卑雅 俗云蚊有昏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蚊成雷謂其市之時也

朝日蓮

原 益部方物略記朝日蓮花色或黃或白葉浮水上翠厚而澤形如菱花差大開則隨日

所在日入輒斂而自藏於葉下若葵藿傾太陽之比

麤羊挂角增爾雅翼麤羊好住山崖間夜宿以角挂

緊小猶有挂痕

鱧魚拱斗原爾雅翼鱧魚圓長而斑點有七點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向北而拱焉

川蜀葵增爾雅翼荆葵有一種葉纖長而多缺如鋸花小如錦葵而極紅每以夜半開至午則連

房脫落謂之川蜀葵亦云朝開暮落花

魚目不瞑增蠡海集魚乃陰物而得陽氣多故腹內生脣是以能浮躍魚目晝夜不瞑因知其為陰物而得陽多者也

獸陰禽陽增蠡海集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緣食果實而居林棲

樹兼乎陽也牛馬猪羊亦不分晝夜者家畜故也野者則否蓋氣盛為動氣衰為伏動則健伏則怠飛禽皆屬陽故晝飛鳴而夜棲宿然鳥獨夜飛鳴者色黑屬陰從其類也鶴鶴夜飛鳴者水鳥含陰從其性也

夜合藤原事物紀原何首烏本日晝夜合藤昔有姓何人見其葉夜交異於餘草意其有靈採服其

根老而不衰頭髮愈黑因名曰何首烏也

雞子原祛疑錄雞子日晝發於宜入中則正日晝則偏

絡緯增促織志便腹青色以股躍以短翼鳴其聲聒聒絡緯是也晝而曝斯鳴矣夕而熱斯鳴矣稽

月令輯要卷二十二 晝夜令 物候

籠懸之餌以瓜之瓢以懸其餌矣而懸其餌矣其聲名之曰聒聒兒青可以以懸其餌矣

南北麥花增簷曝偶談江南麥花夜發故

翟夜立增翟經短脚多伏長脚多立翟夜棲亦立

銀氣夜白原地鏡圖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

害朝看其賤也講論亦須與香木息合到其到也麋鹿遊

有情樹增採蘭雜志遜頓國有樹花如牡丹而香種

夜合為名又謂之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

頻婆增採蘭雜志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

蔭室候火增墨經凡蔭室以靜密溫小為貴晝夜不

隨風日晴

青蚨增海藥本草按異物志言蠟蝟生南海諸山雄

雌常處不相捨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塗

風生獸增本草綱目風生獸晝則踞伏不動如蝟夜

網得之見人則如羞而叩頭乞憐之態人

擗擊之倏然死矣以口向風須臾復活

茉莉 增 本草綱目 茉莉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廣人栽蒔之弱莖繁枝綠葉團尖開小白花有干葉者紅色者蔓生者其花皆夜開芬香可愛

鶯鳴 增 本草綱目 鵝紅掌善鬪夜鳴應更

喚起 增 本草綱目 笠鳩戴勝也一日鴨鵝五更輒鳴日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滇人呼為榨油郎亦曰鐵鸚鵡南人呼為鳳凰皂隸古有催明之鳥名喚起者即此也韓愈詩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

貉獾 增 本草綱目 貉如狸與獾同穴而異處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出則獾隨之其性好睡人或畜之以竹扣醒已而復睡故人好睡者謂之貉睡

寒雞早鳴 增 卓氏藻林 雞寒即早鳴古語寒雞半夜啼

鼈伏隨日 原 野記 鼈伏隨日朝首東向夕首西向其所在上有沫水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得之

廬山佛燈 原 五岳遊廬山文殊臺每夜有火光自空來一化為百如亂螢落臺前是為佛燈

夜合花 原 遵生八牋 夜合花二種紅紋香淡者名百食竇叔向詩夜合花開香

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

占驗

月離畢 增 詩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傳 畢噉也月離陰星則雨 史記仲尼弟子傳 昔夫子當行使弟

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晷影

增漢書天文志晷影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

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晷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

善風吉問

增後漢書李南傳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

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將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旂馬踠足

是以不得速

稜乃服焉

候星

增星經貫索九星在七公前為賊人牢以五子

亡有

赦

夢芻狗

增魏志周宣傳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

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

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鼓一中快雨

增魏志管輅傳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

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註輅別傳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倪便留輅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大雨河傾

流光入懷

增魏志管輅傳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

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

夢三刀

增晉書王濬傳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

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為益州刺史

梟鳴牙中

增晉書張重華傳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

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舍中馬舞

增晉書索統傳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

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

占生才子

增南史任昉傳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

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

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

日月色

原隋書天文志或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

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若於夜則

月赤將旱且風亦為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或天

氣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於夜則月綠

色將寒候也或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若於夜

彗隨日光

增隋書天文志彗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

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

候氣

原隋書天文志候氣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

成故風以散之陰以諫之雲以幡之雨以馱之

歲星書見

增隋書天文志梁天監四年六月壬戌歲

歲大穰米
斛三十

驛馬星流

增北史張深傳明元時有客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

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卒風振樹

增北史王早傳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

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

鈴聲緩急

增唐書五行志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北用兵夜輒

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鼠夜去

增唐書五行志武德元年秋李密王世充隔洛水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盡去占曰鼠

無故皆夜去邑有兵

晝霧夜晴

增唐書五行志元和十五年正月庚辰至於丙申晝常陰晦微雨雪夜則晴霽占曰

晝霧夜晴臣志得申

音聲樹

增因話錄都堂省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

月令輯要

卷二十二

晝夜令

占驗

音

謂之音聲樹

日落占

增紀歷撮要 日落西方雲明朝雨紛紛又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田家五行諺云日落

烏雲半夜枵明朝曬得背皮焦此言半天元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開散明必甚晴也又云今夜日沒烏雲洞明朝曬得背皮痛此言半天上雖有雲及日沒下去都無雲而見日沒如巖洞者也已上皆主晴甚驗

五更雨占

增紀歷撮要 雨打五更日曬水坑田家五行言五更忽有雨日中必晴甚驗

星占

增紀歷撮要 一箇星保夜晴田家五行此言雨後天陰但見一兩星此夜必晴

朝暮占

原紀歷撮要 朝看天頂穿夜看四方懸雜占早看東南暮看西北空則無雨雖有雲而片

色分明亦晴

天柱星

增宋史天文志 天柱五星在東垣下主建政教一日法五行主晦朔晝夜之職明正則吉

人安陰陽調

庭鵲噪

增宋史方技傳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

既至謁丞相史嵩之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

朝暮霞

增

孔氏談苑大理少卿杜純云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後朝晴尚有雨

須得晚晴乃真晴也

原

田家五行諺云朝霞暮霞無

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皆言雨後乍晴之霞暮霞若有火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久旱之兆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或是晴天隔夜雖無今朝忽有則要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霞不過主雨若西方有浮雲稍厚雨當立止

蔡齊第一

增

孔氏談苑真宗臨軒策士夜夢堦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乃

是蔡齊上見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詔執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雞盜啼

增

爾雅翼雞或乙丙夜輒鳴者俗謂之盜啼云行且有赦蓋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

赦故後魏北齊赦日皆設金雞揭於竿至今猶然亦曰盜啼為有火田家五行黃昏雞啼主有天恩好事

或有減放稅糧之喜

冬絲

增

朝野僉載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占日十一

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

得屯主

增

朝野僉載饒陽李瞿雲勳官方滿選夜夢一母猪極大李仙藥占日母猪主也君必

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

果如其言

占驗

占驗

占驗

占驗

唱第如夢

增朝野僉載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

擊以為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第之夜亦為此夢
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
第豎也有擊為第也
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螢夜入室

增會稽志螢多則有年
夜入人室則有客至

珠履

增瑯嬛記殷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
在其上其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

字是鞋字也赤朱色朱玉珠
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風雨占

增談撰風高者道遠風下者道近三日三夕
者天下盡風二日二夕者天下半風半雨一

日一夜者其

風行萬里

乾星濕土

增農家諺乾星照濕土明日依舊雨
家五行諺云明星照爛地來朝依舊雨言

久雨正當黃昏卒然雨住雲開便見滿天
星斗則豈但明日有雨當夜亦未必晴

日出占

增古今諺日出早雨
淋腦日出晏晒殺鴈

燈花占

增田家五行燈花不可剔去至一更不謝明
日有吉事半夜不謝主有連綿喜慶之事或

有遠親信物至諺云燈花今夜開明朝喜慶來久陰
天息燈燈煤如炭紅良久不過明日喜晴諺云火畱
星必定晴久晴後
火煤便滅主喜雨

鼠聲占

增田家五行鼠半夜前作數錢聲者主招財吉

日脚占

增田家五行日脚占晴雨諺云朝有天暮有地主晴反此則雨

烏雲接日

原田家雜占諺云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主雨

九道遙鳥

增田家雜占夜間聽九道遙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太平晴雨

增田家雜占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也

日沒占

原田家雜占日沒返照主晴俗名爲日返塢一云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或問二候相

似而所主不同何也老農云返照在日沒之前胭脂紅在日沒之後

鷓鴣叫

原田家雜占鷓鴣叫諺云朝鷓晴暮鷓陰

麥花晝放

增田家雜占麥花晝啓主水

草屋菌生

增田家雜占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

雷夜起

增農政全書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

蚯蚓占

原農政全書蚯蚓俗名曲蟾朝出晴暮出雨

黃昏雲

增農政全書黃昏上雲半夜消黃昏消雲半夜澆若半夜後雨止雲開星月朗然則必晴

無疑

月令輯要

卷三十一 晝夜令

占驗

三

遣書

原農政全書凡久雨至午少止謂之遣書在正午時遣或可晴午前遣則午後雨不可勝

日珥

原廣輿圖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

黑猪渡河

原雜占夜半天漢中有黑氣相逐黑猪渡河也主雨候又黑猪渡河一路對起相接

或止忽雲遮掩必有掛帆雨主雨脚將斷

北斗雲氣

原雜占夜觀北斗魁罡之間有黑潤雲在畔則當夜有雨如北斗前有黃氣者明日

黃風若潤則當夜或明日必大雨

月令輯要卷二十二

月令輯要卷二十三

三晝夜令下

雜紀

信宿

原詩有客宿宿有客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郭泰別傳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

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輒從叔度乃彌日信宿也

卜晝

原左傳陳敬仲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增**說苑晏

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

中宿增左傳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多鼓鈞聲增左傳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三呼餘皇增左傳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

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包胥乞師增左傳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

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涉江鳴鼓增國語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

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

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

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

司夜神增山海經羽民東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

夜見書隱夜於此野其為人小頰赤肩盡十六人郭注

甯戚飯牛

原甯戚飯牛歌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

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呂氏春秋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眾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夢神龜

增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

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

殺龜以下吉乃剗龜

七十二鑽而無遺策

厲人生子

原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陶潛命子詩厲

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有巢氏民

增莊子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

曰有巢氏之民

夢遊華胥

原列子黃帝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

之國

從漚鳥游

增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

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狙公誑狙

原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

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

日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想夢

增列子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

物化之往來者也

覺夢苦樂

原列子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

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

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我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

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

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嚶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

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

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焦螟

增

列子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

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

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增

列子

孔周有三劍一曰含光視之不可

而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

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

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

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

增

列子

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

朝暮晨昏

原

管子

日有朝暮夜有晨昏玉篇朝早也

復伸見也又昏損也陽精損滅也

治氣

原

孫武子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

晝夜戰

增

孫武子

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

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

期蘆碕

增

越絕書

子胥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日

知之歌而往過之日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

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日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

過書舉燭

原

韓非子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

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丹丘

增

楚辭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

濯髮晞身

增

楚辭朝濯髮於湯谷

朝雲行雨

原

宋玉高唐賦巫山神女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

暮陽臺之下

朝滿夕虛

增

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曰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

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

朝入晦歸

增

戰國策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令尹子文未明而入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

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也

孔墨用志

增

呂氏春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

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

墨子至郢

增呂氏春秋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

日十夜而

至於郢增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

不夜城

原史記封禪書成山註韋昭曰成山在東萊

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

魏勃掃門

增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

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圯上授書

增史記留侯世家良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

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

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

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

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日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

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日後五日復早來五日

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背水陳

增

史記韓信傳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詳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信所出奇兵共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勝欲還歸壁壁皆漢幟大驚兵遂亂

呵止夜行

原

史記李廣傳廣家居數歲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

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解鞍縱馬

增

史記李廣傳匈奴大入上郡廣從百騎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敵皆驚上

山陳廣令諸騎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平旦

郭解居間

增

史記游俠傳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

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

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待此濕寒人馬中賢
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

斬蛇增漢書高帝紀高帝被酒夜徑澤中令帶人行
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

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
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

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東
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

陳寶增漢書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
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

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
云野鷄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

衣錦行遊原漢書項籍傳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錦夜行舊唐書張士貴傳張士

貴者號州盧氏人也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
東都授號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

朝夕池原漢書枚乘傳遊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夕之池註吳呂海水朝夕為池也

請謝賓客增漢書鄭當時傳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
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

旦常恐

誦書觀星原漢書劉向傳晝誦書傳
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日反三舍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
日暮援戈而擣之日為之反三舍

類父似母原淮南子晝生者
類父夜生者似母

類父夜生者似母

晝夜令

雜紀

卷二十三

鍾山玉

增

淮南子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白居易詩試

玉要經

合

三日火

夢受秋駕

原

淮南子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

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

幸今夕固

增

夢受之

山臊

增

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

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

焦炎山

增

神異經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

其上踰然而盡計其晝夜喻攝無極若熬鼎受其酒汁耳

夜光常滿杯

原

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

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

夜思晝行

增

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

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師曠喻學

增

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

月令輯要

卷二十三 晝夜令

雜紀

十

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梁灌楚瓜

原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

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

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

由宋就始

射石飲羽

增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

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

過關車聲

原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關而止過關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

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今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於事上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使人視之果伯玉

會燭夜績

原

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

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妾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

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遊蘇臺

增

吳越春秋闔閭治姑蘇之臺旦食鮪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

念復吳讎

增

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日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中夜潛泣泣而復嘯

家號諸生

增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六歲能史書十

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

修婦業暮誦經典

家人號曰諸生

後漢書班固傳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

讀書禁中

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

輒獻上

入直臺郎

增

後漢書鍾離意傳藥崧者河內人天性

樸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

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增

後漢書邊韶傳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

孝先晝臥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

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

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思露
出何典記嘲者太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梁上君子

增後漢書陳寔傳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

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去縣無復盜竊

研精禮儀

增後漢書曹褒傳褒少篤志博雅疎通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

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尹班相得

增後漢書尹敏傳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肝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

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桑下宿

增後漢書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光明殿

原三輔黃圖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處處明月珠金陸

玉階晝夜光明

太乙燃藜

原三輔黃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

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

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畧授子焉

豹髓鳳膏

增洞冥記帝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

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獸鳴星

增洞冥記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尋則沒也星出之

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

春歸樂

增洞冥記元光中帝起壽靈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鷄

鳴忽如曙西王母駕元鸞歌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繞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

或翻或動歌之感也

鼈龜

增洞冥記影娥池中有鼈龜望其羣出岸土如連壁弄於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

乞薪照讀

增洞冥記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

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原**唐書畢誠傳誠夜燃薪讀書母恤其疲奪火使寐不肯遂誦經史工辭

章飢寒收出

赤瑛盤

原拾遺錄漢明帝月夜宴羣臣於照園大宮進櫻桃以赤瑛為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

櫻桃一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

遊息

增中論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

胎教

增女孝經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跛夜則誦經書朝則講禮樂其生子也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其胎教如此

其胎教如此

桑下坐語

原蜀志龐統傳穎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

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人士之冠冕

種瓜自給

增吳志步騭傳騭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

四體夜誦經傳

神珠

增十三州記僧疆疊國在天竺南佛寺三十餘珠徑一寸其地有神珠非玉石晝夜於國中光明於日

其色正碧

斗牛間氣

原晉書張華傳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因登樓

仰觀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

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尋之可乎煥許之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

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

彈廣陵散

原晉書嵇康傳康嘗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

古今事類 卷二十三 書夜令 雜紀 五

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
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

甕間盜飲

增晉書畢卓傳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

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談老子

增晉書陸雲傳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

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

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

聞雞起舞

原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

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

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

運甕

增晉書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夜造霍原

增晉書霍原傳原少有志力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遊子弟聞而重之欲

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其造焉

目疾方

增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

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

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
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
火下以氣從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
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
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賜孝子粟增晉書劉殷傳殷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
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

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自是食之七載方盡

晝鉏夜誦增晉書徐苗傳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
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

為儒宗作五
經同異評

夢鳥原晉書羅含傳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
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采異常飛入口中因驚

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
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

夜詠申旦增晉書顧愷之傳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
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

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
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採稻增晉書夏統傳統幼孤貧養親以孝
聞睦於兄弟每採稻求食星行夜歸

道壇朝拜增晉書張忠傳忠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為
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

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
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

閻中取物

增晉書石垣傳垣能

腹光照室

增晉書佛圖澄傳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

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

夢授日精

增晉書劉元海載記元海父豹豹妻呼延

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鬚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

童子獻劍

原晉書劉曜載記曜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

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

猛獸避路

增晉書馮跋載記馮跋與其諸弟逃於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

子路戰鯢魚

增搜神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着皂衣高冠大吒聲

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大鯢魚也長九尺餘

黃雀贈環

原搜神記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臬所搏墜於樹下

為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

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為
鴟梟所搏君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
寶曰令君子孫潔白
位登三事當如此環

服地黃增抱朴子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

烽火樹增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

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

萬里一息增拾遺記軒轅黃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

夜織書遊增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

茫之

浦京相璠十里帝來

五長星出增拾遺記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

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

蒼龍來附增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

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

貫珠簾幌增拾遺記越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

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竝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

綠桂膏

增

拾遺記王母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

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

蛾銜火狀如丹雀

來拂於桂膏之上

增

拾遺記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錯雜寶

珠如星月

增

拾遺記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錯雜寶

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

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

增

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

薛夜來

山人也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靈芸未

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

靈芸之名

日夜來

琉璃屏風

增

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

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

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

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

觀書記事原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或依

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剋樹汁為

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蔬蒿以自照

增

拾遺記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聞

隔籬聽書

增

拾遺記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聞

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

書夜令

雜紀

五色玉樹

增拾遺記須彌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陰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

王祥抱樹

增孝子傳王祥後母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

泣至曉母

意皆照其本

山精

增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

大石自立

增宋書符瑞志漢元鳳二年太山萊蕪山南民夜聞訕訕有數千人聲晨往觀之見

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

不侮閭室

增宋書阮長之傳長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着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

閭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

遣送之日

一生不侮閭室

長承萬福

增齊書祥瑞志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

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傳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

長承萬福

原南史江泌傳泌少貧晝斫屨為

斫屨讀書

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握卷升屋

燃糠照讀

原齊書顧歡傳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躬耕誦書夜

則燃糠

自照

止談風月

增梁書徐勉傳勉遷吏部尚書常與門人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雜無益法法味請傳亦公事故時人減服其無私

燭燒貂

原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奕棊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

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跪誦孝經

增陳書徐份傳份性孝悌父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

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傭書讀誦

增魏書劉芳傳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

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

溫清叔母

增魏書崔挺傳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

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

今之臯繇

增魏書崔浩傳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

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繇也

賜鹽酒

增魏書崔浩傳浩進講書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

朕味卿言若此鹽酒酒其自勉于

書樵夜誦

增魏書房法壽傳族子景先字光胄幼孤

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

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

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

史自是精勤遂大通瞻魏書祖瑩傳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

聖小兒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

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

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

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尺牘百函原南史劉穆之傳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入

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

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竹為燈纜

增南史齊武帝諸子傳南海王子罕頗有

學母樂容華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

以竹為燈纜照夜此纜宿昔枝葉

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

晝讀夜誦原南史沈約傳約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

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

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

停留管籥增南史朱异傳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

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

張燈達曙

增南史韋叡傳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

燎麻炬

原南史劉峻傳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鬚髮及

覺復讀其

精力如此

食無定時

增南史賀琛傳梁武帝曰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

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

太山錄事

增南史沈攸之傳攸之弟雍之孫僧昭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中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

刻燭成詩

增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孝容感夢

增南史裴子野傳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

二時講

增南史徐孝克傳東遊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且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大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

經宣帝甚... 嘉其操行... 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

還錦授筆

增南史江淹傳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

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投壺梟

增南史柳惲傳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齊武

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

鐘鳴為限

原南史丘仲孚傳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靈鞠

嘗稱為千里駒也

齋名造謁

增南史何思澄傳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

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

曉暮問視

增北史崔暹傳暹自出身從宦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

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元理夜久乃還寢

燭燼數升

原北史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

蒼頭執燭燭

燼夜有數升北史呂思愷

小兒學士

增北史宗慄傳慄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

晝耕夜誦

增北史崔光傳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

集成晉書

增北史李彪傳晉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

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統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

雪夜訪戴

增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彷徨詠左思招隱詩

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

盡而返何

必見戴

晝動夜靜

增世說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復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

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夜語不眠

增世說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且增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

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增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曲室中語

增世說許掾嘗詣簡文而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

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郝共叉手語達於將旦

羊曼真率

增世說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

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

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入幕賓

增世說桓宣武與郝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

示之郝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

筆欲除郝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郝生

可謂入幕賓也

孝廉船

增世說張憑舉孝廉出都欲詣劉尹鄉里及

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

足暢彼我之懷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

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

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

廉船同

侶惋愕

古井龍吒

增異苑潯陽曇樁世居長沙宅有古井

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玉女房

增述異記利州義成郡葭萌縣有玉女房蓋

是大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

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玉女每

遇明月夜即出於壇上閑步徘徊復入此房

石化女子

增述異記陽羨縣小吏吳龕家在溪南偶

一日有掘頭船過水溪內忽見一五色浮

石龕遂取歸置於牀頭至夜化為一

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於本溪

雜紀

鬼姑神增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

神是也虎頭龍增足蟒日蛟增蛟眉

天橋津增水經注黎山在黎陽縣故城西憑山為基

既無舟楫將保黎陽昏而流漸水合於夜

中濟訖旦而冰泮燕民謂是處為天橋津

三峽增水經注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

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燃明夜讀增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

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案

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

狼荒民市增異物志狼荒民與漢人交關

常夜為市以鼻嗅金知其好惡

鏡照寶物增地鏡圖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

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

移燈供佛增佛國記拘薩羅國起精舍高六丈許裏

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外道常遣人

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且其燈輒移在

佛精舍中婆羅門志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於

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

佛精舍三币供養佛已忽然不見

盤古君增五運歷年記盤古之君龍

身蛇首開目為晝閉目為夜

烏夜啼原舊唐書音樂志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

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

章

卷二十三書夜令雜紀

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為帝所怪徵還宅大懼
妓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為
南兗州刺史因此歌故其和云籠
牕牕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

襄陽樂

增舊唐書音樂志襄陽樂者宋隋王誕之所
作也誕始為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為雍

州夜聞諸女謠因作之故歌和云襄陽來夜樂其
謠曰朝發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
郎
目

置鼓警衆

增舊唐書馬周傳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
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

擊以警衆令罷
傳呼時人便之

燭下看書

增舊唐書王元感傳元感時雖年老猶能
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

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
卷並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
增舊唐書李白傳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
月夜乘舟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

月夜乘舟

衣宮錦袍於舟中顧
瞻笑傲傍若無人

夢授雙燭

原舊唐書劉沔傳初沔為忠武小校從李
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

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
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日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
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
在前自後每行常有此光

月夜聞吟

增舊唐書錢徽傳徽父起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庭日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及試湘靈鼓瑟詩即以十字落句

羊髀熟

增唐書天文志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膈羊髀纔熟而曙蓋近

日出沒之所

雲陽石燃

增唐書五行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

則焚歷年乃止火失其性而沴金也

不納詔使

原唐書段志元傳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

納使志元拒曰軍門夜不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日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視學勤怠

增唐書韋陟傳陟家法修整勅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且日問安色必怡稍怠

則立堂下不與語

案無留辭

增唐書李適之傳適之為刑部尚書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

留辭

把酒相歡

增唐書裴度傳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

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雪夜入蔡

增唐書李愬傳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驚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

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次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弘文宿直

增唐書儒學傳序太宗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政之間則

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紙疊白驢

增明皇雜錄張果常乘一白驢一日行百里夜則疊之置箱中乃紙耳

編進千文

原嘉話錄千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鍤石於大

王書模一千字不重每字一紙雜然無序武帝召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進鬚髮頓白

燈婢

原開天遺事寧王宮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爲

燈婢

占風鐸

增開天遺事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卽知有風號爲

占風鐸

燭奴

增開天遺事申王每夜宮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雕成燭跋童子衣以綠衣袍繫之束

帶使執畫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爲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夜明枕

原開天遺事號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夜明枕

卷二十三

畫夜令

雜紀

三

跌龜入水

增西陽雜俎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

唯跌龜存焉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主夜神呪

原西陽雜俎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

相人影

增西陽雜俎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

貴而壽

神草

增西陽雜俎魏明帝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眾條扶疏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逐鼠丸

增西陽雜俎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門化鴛鴦

增朝野僉載漢時鄆縣南門兩扇忽開忽一聲稱鴛鴦一聲稱鴛鴦晨夕開閉聲聞京師

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鴛鴦鴛相隨飛去後改鄆縣為晏城縣

著緋乘驢

增朝野僉載張鶯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綠衣當乘馬何為衣緋

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夜光珠

增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

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

脈望

增原化記唐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

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伏

君山三笛增廣異記呂筠卿月夜泊君山飲酒吹笛忽一漁舟來相並中有一老人持三笛以示呂大者如合拱曰此天樂也不可吹次者如世所吹者曰洞府仙人樂也小者筆管大此人間之笛也遂吹其小者始一二聲波濤洶湧又三五聲舟楫掀舞呂大恐老人止笛卽吟日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纍作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忽不見

蛇童灑掃

原廣陵志東晉時跋陀羅尊者譯經於天寧寺忽兩青蛇出蓮池化二童子每旦灑

掃焚香日暮卽去譯畢亦不復見

誦經九函

增雲仙雜記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

數以名召之皆出

日熟子

增五色線劍南有果初進名爲日熟子張果

火中索樹叢使者欲到焰火亘天無路可過火歇方得度是夜方到

怯夜幡

增雲仙雜記胡陽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夜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山公嘯和增唐詩紀事李約雅度簡遠有山林之致

鼓琴後必嘯和傾增在潤州養一後名山公月夜汎江登金山

壺達旦不俟外賞增唐詩紀事大興善寺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

蛤像增所食必兼蛤味數逾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

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

賀除制誥增唐詩紀事韓翃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

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

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為江

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

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

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堤上吟增本事詩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

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

日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

南去卽是陶鈞萬類時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遂作相

剖腹納書增雲溪友議鄭圃有列子墓廟里有胡釘餃者每詣廟祭禱求聰慧一夕夢人剖其腹納一卷書既覺遂有詩思如喜縣尉見訪云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粗有可觀皆類此

雪夜微行增宋史趙普傳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

月令輯要卷二十三晝夜令雜紀

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
已而太宗至設重裊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
帝以嫂呼之

置燈帳中

增宋史范純仁傳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
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
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
燈帳中帳頂如墨色

露香告天

原宋史趙抃傳抃日所為事入夜必衣
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

躬親庶務

增宋史司馬光傳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
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
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
戒光口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口誦手抄

增宋史劉恕傳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
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
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
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

映月讀書

增宋史陸佃傳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
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
遠千里

扈衛寢幄

增宋史楊存中傳上問將於張俊俊以存
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
夜扈衛寢幄不頃刻去
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

露坐達明

增宋史趙汝愚傳汝愚性純孝嘗寒夜遠
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

達明門啟
而後入

自監增宋史劉甲傳甲生平常謂我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從茂叔來增宋史周惇頤傳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

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兩無愧增宋史沈煥傳煥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夜十餘起增宋史孝義傳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繪為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

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夢李白增鑑誠錄懿宗之代處士張孜耽酒如狂好詩成癖然於吟諷終昧風騷乃圖寫李白真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飄曳長裾是夕星

月晃然當庭而坐與孜對酌論及歌詩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得其要白亦超然上昇孜後

所吐篇章悉于教化當時詩者稍稍善之

口出慶雲增太平廣記抱玉師居長安中每夕獨處一室闔戶撤燭嘗有僧於門隙視之見有

慶雲自口中出

火山增寰宇記火山梧州府城南隔江山下水深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或言其下

水中有寶珠光燭於此或言南越王尉陀藏神劍於此故騰焰如火

玉堂牕格原夢溪筆談學士院玉堂東承旨閣子牕

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牕格引其下

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水滸無

金龜出遊增夢溪筆談祥符中上令尚方鑄為金龜

祖虛已所得者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

海市增夢溪筆談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

一可辨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

豁宿增夢溪筆談館閣每夜輪技官一人直宿如有

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

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曆名位下

書肚腹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舍利轉增夢溪筆談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

嘗持如意輪咒靈變尤多餅中捷行道遶立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餅中捷行道遶

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

見蛟蛇增蘇軾跋文與可草書後畱意於物往往成

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

筆仙增蘇軾書石晉筆仙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銜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

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夜雨對牀

增蘇軾寄子由詩寒燈相見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自注嘗有夜雨對牀之言故

云爾王注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嘗讀韋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句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共為閑居之樂其後子由與先生彭城相會有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先生在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有日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蓋皆感歎追舊之言也

問無恙

增涪翁雜說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蟲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相問言得無恙乎

飛頭

增續博物志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

紅縷妻子共守之及夜生翼飛去曉却還

拜跪枯樹

原續博物志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惟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

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盃食之食訖

卽

抱陽負陰

增晁補之名緡城所舍記為庵抱陽而圓之以嬉晝倚南牕以寄傲也曰寄傲為庵

負陰而方之以休夜鳥倦飛而知還也曰知還

晦夜珠光

增聞見前錄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宮別墅一夕晦夜忽月

光入牕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見大珠浮游湖面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

安樂窩

原呂氏家塾記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

見蟾夢雀**增**爾雅翼畫見蟾子者喜樂之端夜夢見雀者爵位之象

切利天

增捫蝨新話佛書須彌山頂名切利天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為晝夜

夢濯西江

增宣和書譜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觀水

御愛檜

增青瑣高議亳州太清宮以真宗將幸宮殿有老檜南枝礙簷將加斤斧一夕大風雷比向曉檜枝已轉而北矣真宗甚愛之因謂之御愛檜

中沙石皆有篆文及寤胸中豁然自是文性超敏作詩千篇日曰西江集

餒糜漿粥

增前定錄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料晉公曰某明日當以何食吏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餒糜一器上以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腹脹召醫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皆如其說

餒糜漿粥

增前定錄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料晉公曰某明日當以何食吏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餒糜一器上以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腹脹召醫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皆如其說

料晉公曰某明日當以何食吏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餒糜一器上以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腹脹召醫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皆如其說

夕吏言視其書皆如其說

裕陵聖瑞

增

程史裕陵年十三居於濮邸一日正晝

偃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噓耳既而果登大寶詔錄聖瑞之詳付宗正寺

命子作相

增

程史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世以積

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

垂四十年

油沃榜名

增

程史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

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視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於地黯若有跡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泣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盃吏不敢以告

畫牛

增

湘山野錄江南徐知諤得畫牛一軸晝則齧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

同治輯要

卷二十三 晝夜令

雜紀

早

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見張騫海外異記

驚鼠鼓

增曲洧舊聞龍福寺門外東偏有脩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產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驚鼠鼓

虎子爰足

增曲洧舊聞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應接乃入五度山卓菴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其兩子以爰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躑聲振林谷有頃至菴中見其

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爰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黃牛峽

增入蜀記黃牛峽廟後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

投黃黑豆

增避暑錄話趙康靖公槩中歲常置黃黑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為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

得士告人

增

避暑錄話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佈聞謹封拜呈後有蘓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彛處也

箏琶雜奏

增

避暑錄話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

於前至熟寐乃方得去

教小兒五經

增

避暑錄話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

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夜

之苦

趙清獻高齋

增

避暑錄話趙清獻公自錢唐告老歸錢唐州宅之東舊據城闌橫為屋五間

下矚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謂之高齋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惟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畧取鮮脯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也老兵供埽除之役事已即去惟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頰面歲以為常

斗星研增春渚紀聞歙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

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為研石色正天碧細羅文

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為斗星

研汪自是家道饒益

鍼瘤丹增春渚紀聞族兄次翁鼻生一瘤治之不差

小瓢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鍼刺瘤根納

藥鍼穴明日瘤自落次翁因夜取鍼剔瘤根納藥至

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

取鏡視之了無疤痕也因大神之以水銀一兩置銚

間取藥投之化為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置酒再晝夜

增揮塵後錄張者既貴顯嘗啓章聖欲

集盡懽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是羅幃翠

幕稠疊圍繞繼之以燭列屋蛾眉極其殷勤豪侈不

可狀每數杯則賓主各少愒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

訝夜漏如是之永暨其徹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晝

矣雷轟

雪夜論詩

增冷齋夜話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

語日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

絕次仲日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日看來天地不知夜

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雷轟薦福碑原冷齋夜話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

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

墨本直千錢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

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

夕雷轟薦福碑鶴林玉露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

義居增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公堂之

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

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

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

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

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眾

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

暮安置亦如之鶴林玉露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

繼晷增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

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

而君子人日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

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沒身而已矣

夢陳了翁增貴耳集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

誰答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

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

雜紀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書

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
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鼠銜丹書增餘冬序錄程顥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之乃鼠於佛牀中銜書欲出取視之

乃丹書也如其法試之屋有火光後置不復鍊或諷令服食顥曰吾腹中安可著此

代漏龍增採蘭雜誌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

好學恐非延益之道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為之一躍薛畜盆

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代漏龍

芳荷二叟增樹萱錄刻人賈傳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於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曰碧繼

翁一日篁樓叟相與吟詩賈遽揖之化為白鷺飛去

蟛蜞人語增成都舊事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

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為長卿

頂穴香增紀聞錄僧伽大師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有定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

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

步東坡增對雨編白樂天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亥既珠增說林河伯宴伯禹於河上獻亥既之珠亥既珠者夜中宴樂懸於殿中光徹如白日客

甫持觴而珠中衆音宴樂繼飲選中火燭吹白日容
互作宴罷音亦已

光內黃龍增瑯嬛記宋太祖微時夜臥至人靜時常
有光如車輪內見黃龍若在波浪中出沒

魚鼈之類不可勝數亦有極怪之物從而見焉皆
作金色光芒刺目頃之始滅有見之者後皆貴

書帝起居增輟耕錄周申父言表叔金三提舉住杭
州其室氏乃宋內夫人曰吾為內夫人日

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
起筆書帝起居旋書卷至暮封付史館

雞鳴枕原客座新聞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
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

其中鳴鼓起播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
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怪令

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
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淡墨榜增楊慎文集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
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

鬼神之神也

書夜一百八增指月錄潮州靈山大顛禪師一日韓
文公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素珠

曰會麼公日不會
師曰晝夜一百八

點點師增神僧傳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恒若風狂
每日將夕輒市黃白麻紙筆墨寘懷袖以歸

所居之室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
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

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
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
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答

檢校三業

增法苑珠林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日忠
臣方稱孝子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
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
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刹那檢校三業勿令放逸
墮於邪網

秉燭遊

原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增李白詩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朝遊夕讌

增魏文帝東門行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
陰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建安末余時在

鄴宮朝遊夕讌
究歡愉之極

清夜

增魏文帝詩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
光曹植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靜夜

增魏明帝詩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
鳴沈約詩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

中夜

增司馬彪詩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
躅李勉詩相思起中夜夙駕訪柴荆

脩夜

增阮籍詩清風肅肅脩夜漫漫
說詩伊人美脩夜朋酒惠來稱

閑夜

增傅休奕詩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
富嘉謨詩清晨寶鼎食閑夜鬱金香

膳羞

增東哲詩馨爾
夕膳潔爾晨羞

長夜增夏侯湛長夜謠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
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
月明停檐隅以逍遙兮眇太虛以仰觀望閭闔之昭
晰兮麗紫微之暉煥陶潛飲酒詩披褐守長夜晨雞
不肯鳴

夙晨增陶潛詩夙晨裝
吾駕啓塗情已緬

芳宵增王融詩恒曜掩
芳宵薰風動蘭月

遙夜增宗夫遙夜吟遙夜復遙夜遙夜憂未歇坐對
風動帷臥見雲間月張九齡詩深林風緒密遙

夜客
情懸

清宵增梁武帝詩清宵一已曙藐爾泛長洲梁
昭明太子詩清宵出望園詰晨屈鍾嶺

起夜來原樂府解題起夜來其辭意猶念疇昔思君
之來也柳惲起夜來城南斷車騎閣道覆青

埃露華光翠網月影入蘭臺洞房且莫掩應門或復
開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李商隱詩背燈獨共餘
香語不覺猶

歌起夜來

霧夕霞朝增何遜看伏郎新婚詩霧
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

詰旦增丘遲詩詰旦聞
闔開馳道聞鳳吹

良宵增李嶠詩甲第驅車入良宵秉燭遊儲光
義詩良宵清淨方高會繡服光暉連皂蓋

月令輯要

卷之三 晝夜令

雜紀

吳

清書

增王維詩是時陽高會離賦大孤戰字蓋和節清書猶未暄車人夏宵乘風感高火

白晝

增杜甫夔州歌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陸龜蒙詩披襟兩相對半夜忽白晝

殘夜

增杜甫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午夜

增戴叔倫詩蒲澗十年雨松門午夜風

晴晝

增韓愈南山詩昆明大池北去觀偶晴晝

猿夜雞晨

增柳宗元詩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

正晝

增韓愈猛虎行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

深夜

增韓愈詩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白居易詩深夜湓浦月平日曷鑪峯烟

風朝露夜

增李商隱流鶯詩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戶千門開閉時

霽夜

增李羣玉詩松聲掃白日霽夜來淨域

嚴宵

增朱子詩衆星何歷歷嚴宵麗中天

御製夜坐詩靄靄燕寢夕遲遲清漏催綈裘盈棊几次

第中宵開華月影帷燭涼颼韻宮槐玉杯露方浥金

鑪麝初煤坐覺秋氣肅斗柄西南回晨光尚未啓已

有鸞聲來

御製燕子磯夜泊詩巍峩一片江頭石千載人傳燕子

磯疑有鼉鼉藏窟宅時聞鐘磬出山扉牙檣緩住寒
烟淨羽衛周連夜火圍沙岸聲聲動行漏蘆花深處
雁驚飛

御製興安夜詩連峯橫亘塞東西緹幕高臨百尺梯坐
覺銀河天際近仰看珠斗夜深低

御製夜靜讀書詩九重夜靜御鑪香墳典披觀意味長
爲念兆民微隱處孜孜不怠撫遐荒

御製夜詩良夜觀圖史渾忘刻漏深月流金殿影花轉
玉階陰追琢崇民則居稽長道心緬懷皇古治四海
遍謳吟

御製夜過丹陽詩錦纜徐牽夜未停遙天烟靄淡疎星
居人兩岸明燈火早是輕帆過驛亭

御製夜半詩覽書銀蠟短觀象玉衡長夜半無窮意心

為念萬方

御製夜登泰山詩日斜登泰岱嶺腹隔層霄深夜回鑾

處便忘石磴遙

陶潛歸園田居詩

增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

雙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閤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

增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

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梁簡文帝擬沈隱侯夜夜曲

增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

不着牀蘭膏盡更益薰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

庾信烏夜啼

增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

攜雖言入絃管終是曲中啼

虞世南凌晨早朝詩

增萬瓦宵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籌日暉青

瑣殿霞生結綺樓重門
應啓路通籍引王侯

王勃寒夜思友詩

增朝朝翠山下夜夜蒼江曲
復此遙相思清尊湛芳綠

杜甫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詩

增問子能來宿

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
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銷早臯江檻底雙影謾飄飄

陳陶步虛引

增小隱山人十洲客莓苔爲衣雙耳白
青編爲我忽降書暮雨虹蜺一千尺赤

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已燒東海色朝
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

司空圖雜言

原鳥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驅時節
女媧祇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

月令輯要卷二十三

月令輯要卷二十四

時刻令

天道

晝夜百刻

原禮百度得數而有常**註**百度百刻也言

計一百刻每八刻二十分爲一時惟寅申巳亥有九

刻皆以子午定其晝夜**書**日中星鳥**疏**古制刻漏晝

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

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增**王氏詩解日月

之行有冬有夏而晝夜之晷有長有短先王由是分

十有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爲

月令輯要卷二十四 時刻令 天道

百刻寅申巳亥子午卯酉之八時每時各占八刻則合而為六十四刻辰戌丑未之四時每時各占九刻則合而為三十六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以壺盛水而為漏水以正十二時之刻早暮之期於此正矣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此詩人所以刺也蠡海集百刻之說衆議紛紛莫有定論惟一說類優以為每刻得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于十二時該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又趙緣督一說將十二時各分八刻計刻九十六刻為大刻却將餘四刻每刻分作六十分四刻作二百四十分每一時中又得二十分為小刻如此則一時之中得八大刻復有二十分小刻截作初初正初各

得一十分為微刻也其他或以子午二時各得十刻者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者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皆非也然夜子時之說只是在夜半之前故稱夜子正如冬至為起曆之端而居中氣其前亦係十一月也是以夜子正在亥時之後故只有初刻而無正刻子時却只有正刻而無初刻其意可見也

十時

原

左傳

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為二旦日為三

註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

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

時為僕日昃為臺禺中日出闕不在第等

疏從中而

右旋配天也晡時謂日西食時也日昃謂蹉跌而下

也隅謂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隅中也

日知錄左傳十時註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

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始見於此

昔增穀梁辛卯昔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

陰陽利用增管子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

天桴星增星經天桴四星在左旗南北列主漏刻天鼓若暗漏刻失時明則得所吉

十二節增史記歷書撫十二節卒於丑註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

明朝寅便一日一夜

九州七舍原淮南子曰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

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舖時至于女

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

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註朏明將明也鳥次西南方之山名也鳥所宿止悲谷西南方之大壑女紀西北陰地高春時加戌民確春時也連石西北山名蒙谷北方山名自暘谷至

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

二十四氣漏刻

原後漢書律曆志冬至晝漏四十五

刻八分夜漏五十四刻二分大寒晝漏四十六刻八分夜漏五十三刻二分立春晝漏四十八刻六分夜漏五十一刻四分雨水晝漏五十刻八分夜漏四十九刻二分驚蟄晝漏五十三刻三分夜漏四十六刻七分春分晝漏五十五刻八分夜漏四十四刻二分清明晝漏五十八刻三分夜漏四十一刻七分穀雨晝漏六十刻五分夜漏三十九刻五分立夏晝漏六十二刻四分夜漏三十七刻六分小滿晝漏六十三刻九分夜漏三十六刻一分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三分小暑晝漏六十四刻七分夜漏三十五刻三分大暑晝漏六十三刻八分夜漏三十六刻二分立

秋晝漏六十二刻三分夜漏三十七刻七分處暑晝漏六十刻二分夜漏三十九刻八分白露晝漏五十七刻八分夜漏四十二刻二分秋分晝漏五十五刻二分夜漏四十四刻八分寒露晝漏五十二刻六分夜漏四十七刻四分霜降晝漏五十刻三分夜漏四十九刻七分立冬晝漏四十八刻二分夜漏五十一刻八分小雪晝漏四十六刻七分夜漏五十三刻三分大雪晝漏四十五刻五分夜漏五十四刻五分

定昏明

增後漢書律曆志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

如遠近而差一刻日相增損昏明之生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日減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日上日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度其強二為

日分晷度 卷二十四 時刻令 天道 四

少弱也又日度餘
為少強而各加焉

日入三商增儀禮士昏禮註日入三商為昏疏日入

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
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
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
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日行異名原埤雅日光日景日影日晷日氣日暉日

初出曰明日日昝日晡日午日煦在午日亭
午在未日昃日晚日
旰日將暮曰薄暮

損夜益晝增晉書天文志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為分
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

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
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

晝夜同增晉書天文志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
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

漏五十刻謂
之晝夜同

漸臺增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東足
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晷漏律呂之事

百二十刻增隋書天文志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
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

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
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寢廢韓愈記

夢詩挈攜陬維口瀾
翻百二十刻須臾閒

九十六刻

增隋書天文志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

一百八刻

增隋書天文志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

太陽出入

增漏刻經正月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兔入雞場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生寅入犬藏五月生艮歸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與十二月出辰入申子細詳震澤長語炎夏天道南行日出

于寅入于戌陽盛于陰也日影隨短窮冬天道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陰盛于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于正中日出于卯入于酉陰陽平也日影隨停

推月度

增唐書曆志凡推月度以曆分乘夜半定全漏如刻法

四時漏

增寶翬漏賦清清泠泠日殷鳥星送春漏于重局赫赫瞳瞳時方祝融傳夏漏于深宮的綿綿明河爛然耿秋漏于涼天暗暗陰陰濃氛鬱沈轉冬漏于寒林

三辰畢見

增筆談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為晨謂始日出之時也朱子語類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

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

六時八時

原翻譯名義西域記云時極短者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為一呎刹那六十呎刹那

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年呼栗多五十年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夜三晝三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

四夜四

日有輝氣

增湘山野錄祥符四年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驗渾儀杜貽範奏卯

時二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為黃珥又變紫氣巳時後輝氣復生

時正

增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

十二時

增玉海日百刻二十八宿晝夜迭見而天行周十二次故日十二辰亦日十二時祛疑說

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為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方隅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為十二時

人命在卯

增參同契解人命在卯日出于卯而萬物仰之以生是以萬物皆借太陽之生以立

命

推節氣

增輟耕錄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

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已卯日寅時正一刻是雨水節也

月令輯要

卷二

時刻令

天道

七

六千分

增三餘贅筆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千分而為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百八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焉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更點

原虎鈴經每更計一十二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

晝數多

增天淵發微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晝故

晝數多

陰陽升降

增農說一元之氣升則為陽降則為陰進之閒子前為陽日進而上

升午後為陰日退而下降

大刻小刻

增日知錄曆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

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

天星吉時

增選擇曆書子午日子時月仙星福德星丑時天德星寶光星卯時天開星少微星

午時日仙星鳳輦星申時天貴星太乙星酉時明輔星貴人星丑未日寅時月仙星福德星卯時天德星

寶光星巳時天開星少微星申時日仙星鳳輦星戌
時天貴星太乙星亥時明輔星貴人星寅申日子時
天貴星太乙星丑時明輔星貴人星辰時月仙星福
德星巳時天德星寶光星未時天開星少微星戌時
日仙星鳳輦星卯酉日子時日仙星鳳輦星寅時天
貴星太乙星卯時明輔星貴人星午時月仙星福德
星未時天德星寶光星酉時天開星少微星辰戌日
寅時日仙星鳳輦星辰時天貴星太乙星巳時明輔
星貴人星申時月仙星福德星酉時天德星寶光星
亥時天開星少微星巳亥日丑時天開星少微星辰
時日仙星鳳輦星午時天貴星太乙星未時明輔星
貴人星戌時月仙星福德星亥時天德星寶光星

政典

晝多於夜五刻

增書堯典疏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
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

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禪於
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
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
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
五刻此其不
易之法也

四十八箭

原詩東方未明疏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
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

十八箭按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
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
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
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

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增後漢書律曆志永元十四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

并黃道去極晷景漏

刻昏明中星刻於下

挈壺

增周禮夏官挈壺氏挈壺氏掌挈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註縣壺以為漏以水守壺者為

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

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原隋書天文志昔

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

周禮挈壺氏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漏刻皆隨氣增損

冬夏二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為

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禺有

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

有其數皆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增易氏詩解挈

壺之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

自夜天池以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於平壺以

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
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
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
箭上銅鳥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別
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
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

以時啟閉

增周禮天官閹人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

夏至晝則日見之漏六十刻夜則四十刻冬至晝則
日見之漏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就時之間大判九日

校一刻

率更

增漢書百官公卿表率更註掌知漏刻故曰率
更唐書百官志率更寺令一人掌宗族次序禮

樂刑罰及

漏刻之政

早朝

增晉書禮志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

入賀皇后還從雲龍東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
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
其陞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
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
百官皆伏

二十五箭

增何承天請改漏刻奏增損舊刻參以晷
影刪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

將考驗
施用

政典

時刻令

政典

十二

新漏刻銘

增陸倕新漏刻銘序皇帝每旦晨興屬傳

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天監六年太歲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未盡正校漏計根大矣煥乎無得而稱也

放時置將

增魏書太宗紀永興四年置四廂立其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更坐

測囚法

增南史沈洙傳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自晡鼓盡於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

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會尚書省詳議洙議日夜中測

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竝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聞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竝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為宜依范泉前制

延英議政

增舊唐書憲宗紀憲宗初讀實錄見貞觀

畫漏率下五六刻方退唐書文宗紀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省牲

增唐書禮樂志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

步所禁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尊坩壘洗篚羃入設於位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及牲皆就位廩犧令少前日請省牲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北面舉手曰脤諸太祝各循牲一匝西向舉手曰充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

致齋

增唐書禮樂志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

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衛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三刻皇帝服袞冕結佩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即御座東向侍臣夾侍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就齋室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還本司陪位者以次

講武

增唐書禮樂志講武之日未明十刻而嚴五刻

而甲步軍為直陣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六軍各鼓十二鉦一大角四未明七刻鼓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五刻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

應從者俱先至二刻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
銀戟以次入陳於殿庭皇帝乘革輅至墀所

裸享增唐書禮樂志裸享日未明四刻太廟令良醞
令入實尊壘太官令實諸籩豆簋簠未明三刻

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太階之西未明二刻陳腰輿
於東階之東鸞駕將至謁者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
人分引從享羣官九廟子孫諸方客使皆就門外位
鸞駕至大次門外侍中請降輅皇帝降輅乘輿之大
次皇帝停大次半刻頃侍中版奏外辨皇帝出太常
卿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近侍者

從
更鼓增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
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曠騎分守大城門百

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八
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詔諱武官暗探
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
坊市門皆啓鼓三千搥辨色而止

漏鼓增唐書百官志宮門局掌宮門管籥凡夜漏
盡擊漏鼓而開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而閉

漏刻博士增唐書百官志司天臺五官挈壺正二人
五官司辰八人漏刻博士六人掌知漏刻

凡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
明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

諸市鼓鈺增唐書百官志兩京諸市署令一人丞二
人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偽輕重

日中擊鼓三百以會衆日
入前七刻擊鈺三百而散

門閣燈燭

唐書百官志司燈典燈掌燈各二人掌

門籍

唐書百官志司門郎中員外郎掌門關出入之籍凡奏事遣官送之畫題時刻夜題更籌命

婦諸親朝參者內侍監校尉涖索

下仗

唐書儀衛志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輟朝日六刻即下

入對延英

唐書李吉甫傳元和六年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

名又韋渠牟傳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又薛存慶

傳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

金吾衛

唐會要金吾衛貞元三年閏四月八日勅

已後五更三點放鼓契日出後二刻傳點三刻進坐牌

銅甌

唐會要垂拱二年用魚保宗言置甌四共為一室以銅鑄之四面各依方色東曰延恩南曰

招諫西曰申冤北曰通元出以辰前入以未後御史一人為理甌使

分至量景

集賢注記以二至二分之日正五量景長短數年候之乃定還京一行校之

門鑰出入

唐六典凡皇城宮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

入京城闔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

漏刻生

增唐六典太史局漏刻生三百六

典鐘典鼓

增唐六典太史局典鐘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鐘又太史局典鼓一百六十人掌擊漏

鼓

改正時刻

增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

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常參官趨朝

增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二年御史知雜趙湘言伏見常參官每日趨朝多不整

肅舊制竝早起待漏院候開內門齊入伏緣每日迨辰以朝以故後時方入又風雨寒暑即多稱疾宜令知班驅使官視其入晚者申奏疾者遣醫親視

後殿奏對

增宋史禮志康定初詔中書樞密三司大節大忌給假一日小節旬休竝後殿奏事

前後母得過五班餘聽後殿對御厨給食假日崇正殿辰漏上入內進食俟再坐復對

夕月

增宋史禮志按禮秋分夕月蓋其時晝夜平分

未前十刻太官令率宰人割牲未後三刻行禮蓋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儀又按禮云從子至巳為陽從午至亥為陰參詳典禮合於未後三刻行禮

宰相押班

增宋史禮志司馬光為中丞請令宰相遵國朝舊制押班詔宰相春分辰初秋分辰

正垂拱殿未退聽勿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光又言垂拱奏事畢春分以後鮮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鮮有不過辰正然則自今宰臣常不至文德殿押班請春分辰正秋分已初奏事未畢即如今詔庶幾此禮不至遂廢廼詔

廟郊

增宋史禮志饗廟郊天祭之日均用丑時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

鎖院具詞

增宋史職官志翰林學士院凡拜宰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得旨稟奏歸院內侍鎖院

增門夜漏盡具詞進入遲明白麻出

行漏輿

增宋史輿服志行漏輿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稱衡首垂銅鉢末

增有銅象漆匱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

棒鼓

增春明退朝錄雍熙二年三月詔中書申後兩棒鼓出樞密院申後四棒鼓出

聚廳見客

增湘山野錄天禧中宰臣奏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慎密之地亦欲咨訪天

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復滯留機務又分廳言事各有異同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闕及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竝逐日於已時已前聚廳見客已分廳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密院

書密院

政典

七

時辰牌

增楓牕小牘張思訓製上渾儀為十二神各值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燕史

文華殿後日刻漏房銅壺滴漏在此凡八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宿抱時辰牌赴乾清門裏換之牌長尺餘石青地金字書日某時途遇者必側立讓行坐者必起立亦敬天時之義也

大慶殿

增夢華錄冬至前三日車駕宿大慶殿殿庭有兩樓對峙謂之鐘鼓樓上有太史局生測驗漏刻每時刻作雞唱鳴鼓一下則一服綠者執牙牌而奏之每刻日某時幾棒鼓一時則日某時正

蓮花漏

增玉海天聖八年龍圖閣待制燕肅上蓮花漏法其制琢石為四分之壺刻木為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四隅十干洎百刻分布晝夜凡四十八箭一氣一易歲統二百十六萬分悉刻

箭上鑄金蓮承箭銅鳥引水而下注金蓮浮箭而上登不假人力其箭自然上下司晨者謹視而易之其行漏之始又依周官水地置臬之法考二交之景得

午時四刻十分為午正南北景中以起漏焉註其法置水於櫃引以渴鳥導以銅荷水自荷茄下注於壺

壺中為金蓮花覆之荷心有竅容箭下插方水之未注也箭首適與花平逮水既至箭則隨起視箭所底

而時刻可以坐致矣金史曆志初張行簡為禮部尚書提點司天監時嘗製蓮花星丸二漏以進章宗命

置蓮花漏於禁中星丸漏遇巡幸則用之蓮社高賢傳釋惠安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

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

水秤增玉海景祐二年九月乙未詔司天監製百刻

水秤以測候晝夜三年二月命章得象等重定

政典

卷二十四時刻令

政典

水秤刻漏四月辛亥得象言水行有遲疾請增用平水壺一渴鳥二晝夜箭二十一又刻漏之法有水秤以木為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箭有四木為之長三尺有五寸著時刻更點納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衡右端有銅鏃連鈎為銅覆荷形荷下銅索三條以繫銅壺又為髹漆大奩曰水櫃中安銅盆曰水海銅盆隅有銅渴鳥一引水下注壺中衡左端有大銅鏃貫衡鏃下大銅索連銅權為立象形又有鐵竿高五丈於鐵蓮跗中屈上端為方鏃形曰雞竿每移改時刻司辰者以衡尾納方鏃中以組繩挽權上大銅鏃進退之秤之所繫以大木雙植有跗如鍾簾之制畫五采金龍為飾上有鐵胡門大鐵鈎鏃以繫之其制度精巧不知作者為誰蓋唐五代用之久矣

禁門開鑰

增玉海漏刻每遇添減必移報門司及皇城門與鎖門使臣常以卯正後一刻為禁

鐘鼓樓

增玉海國朝司天之屬有挈壺正掌司辰刻置文德殿門內之東偏設鼓樓鐘樓於殿庭

左 右

宮漏

增續資治通鑑元順帝自制宮漏高六七寸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

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

度仙橋達三聖
殿復退立如前

定時鼓

增續文獻通考凡遇正旦冬至及頒詔大禮

時漏刻博士一員報時五官司辰一員立御道東雞
唱五官司辰一員擊鼓漏刻博士一員登文樓候上
陞殿鳴鞭已畢報時官捧時牌報卯時雞唱
官唱日出卯照萬方光四表畢擊鼓五聲

日中測景

增春明夢餘錄觀象臺下小室有量天尺
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

景之
長短

門民用

昏期

增詩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儀禮士昏禮註士娶
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

陰來離騷曰黃昏以為
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田父泥飲

增杜甫遭田父泥飲詩朝來偶然出自卯
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

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
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午眠

增岑參詩酪酩醉時日正午一曲狂歌墟
上眠白居易詩不作午時眠日長安可度

朝食夜諷

增韓愈詩朝食動
及午夜諷常至卯

卯飲

增白居易卯飲詩短屏風掩臥牀頭烏帽青氈
白氍毹裘卯飲一杯眠一覺世閒何事不悠悠又

卯時酒詩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卯後酒神
速功力倍麗鑄牡丹詩愛惜不教催羯鼓更消卯酒
看如

煎茶增張籍詩藥看辰日合茶過卯時煎

夜課諸生增涑水記聞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

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

澆書攤飯增書堂詩話東坡謂晨飲為澆書黃門謂午睡為攤飯

午甌茶增陸游詩僧分晨鉢筍客供午甌茶又篝火就炊朝甌飯汲泉自煮午甌茶

晝夜時刻器增元史天文志兀速都兒刺不定漢言晝夜時刻之器其制以銅如圓鏡而可

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上加銅條綴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為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測休咎背嵌鏡三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焉

采茶增北苑別錄采茶之法須是凌晨不可見日晨則夜露未晞茶芽腴潤見日則為陽氣所薄使

芽之膏腴內耗至受水而不鮮故每日常以五更搗鼓集羣夫於鳳皇山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鳴鑼以聚之恐其踰時貪多務得也

加減太平錢法

增漏刻經十一月節晝用二十文太平錢勻鋪小孟底夜用空孟十二月

節晝用太平錢十九文夜用一文自十二月節為始晝減一文夜添一文七日一次加減正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二月節晝用十文夜用十文三月節晝用九文夜用十一文自三月節為始每七日一次晝減一文夜增一文四月節晝用一文夜十九文五月節晝用空孟夜二十文六月節晝用一文夜十九文自六月節為始每七日一次晝增一文夜減一文七月節晝九文夜十一文八月節晝夜各十文九月

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自九月節為始每七日一次晝添一文夜減一文十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

造籌法

增漏刻經用薄木竹片皆可為如籤篋樣隨尺寸高下書寫時刻用探水定驗時辰更點

尤是簡捷凡籌三十四分均布十二段每段該二分五釐惟寅申巳亥上分外加添四分謂維偏添之數也閏餘成歲折瑳之數也今皆捷取小孟內分刻為驗甚徑更捷小孟分刻處相對先刻取二路以浮魚指點處是也凡一年十二月止用太平錢二十文隨月加減鎮壓小孟

造孟法

增漏刻經其法以銅孟二隻大一小一大者貯水初無定制小者重五兩高三寸四分

底竝闊四寸七分上下四直造之恐度量差殊當以太平錢五十文準其輕重造畢於孟底微鑽一竅如鍼眼大浮於水盆上令水顛倒自穴外逆通上入於孟中用籌探之水至子則子時至午則午時至一更則一更矣他皆倣此

下漏法

增漏刻經每日天曉日將出時將小孟浮於大盆水面上至日入時自然水滿小孟沉於

水底為度却取出小孟去其水再浮水面上至來日天曉仍舊沉於水底昏曉二時俱以水滿為度定其晝夜其日停水之時切須濾出極淨毋使塵滓隘其水穴庶幾無緩迫之失

十二吉時方

增肘後經子時宜東西南方丑時宜西北方寅時宜四方卯時宜東南北方辰

時宜東西南方巳時宜西南方午時宜北方未時宜南北方申時宜東南方酉時宜西南方戌時宜東西北方亥時宜四方出行百事宜

曬蠶

增韓氏直說曬簇上蠶後第三日辰巳時閒開苦箔日曬至未時復苦蓋如前

蠶室通風

增王禎農書蠶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巳午之間時暫揭起牕閒簾薦以通風日南

風則捲北牕北風則捲南牕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

飼蠶

增務本新書初飼蟻法宜旋切細葉微篩不住頻飼一時辰約飼四頓一晝夜通飼四十八頓

除菊虎

增農政全書菊稍長竹縛之夏至前後有蟲焉黑色硬殼其名曰菊虎晴而飛出不出於

月令輯要 卷二十四 時刻令 民用

已午未三時
宜候而除之

吉將加時

增選擇曆書善用時者使六神受制四殺

也朱雀破頭火在癸也勾陳入獄土在甲也元武折足水在坤也白虎燒身金在丙也天空被戮土在巽也如不得六神悉伏者宜就吉將加時亦可致吉日出為旦用晝貴神日沒為暮用夜貴神

物候

雞司時

增漢書五行志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註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埤雅易曰巽為

雞兌見而巽伏故為雞雞知時而善伏故也讀書錄丑前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雞亦鳴者陰氣動也

長鳴雞

增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雞伺絕頃不絕雞晨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雞長鳴則一食

頃不

鶴鳴

原相鶴經晝夜十二時鳴中律韓愈詩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

慈烏巢樹

增北史蕭祇傳祇子放居喪以孝聞所居盧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

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關時以為至孝之感

潮泉

原廬山記雞籠山有澗水深一尺餘泉湧如潮晷刻不差朔望尤大

報時猿

原開天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

皆茂林脩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

六時水

增錄異記六時水在青城山宗元觀南二里對觀有峭厓高五百餘丈厓上授道壇昔甯

真君與軒轅帝傳道之所每日六時厓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方輿勝覽常道觀南有六時水云六時

灑水以代晷漏陰時卽飄然而灑陽時則無呂汲公詩巖輝萬古照泉漏六時飛京鏗詩八千里隔東西

境十二時分晝夜泉

十二時蟲

增嶺表錄異十二時蟲五色者身尾長丈餘腦上連背有髻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

多在人家籬落閒俗傳云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埤雅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日易也

蒼鶴飛止

增太宗實錄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戊申上於禁中讀書自己時至申時始罷有蒼

鶴自上始開卷飛止殿鴟尾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宰相宋琪對曰此上好學之感也昔楊震方

講閒有鸛雀銜三鱸魚墮於庭亦同其應

頃刻花

增太平廣記韓湘愈之姪自言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愈曰子豈能奪造化而開花乎

湘乃聚土以盆覆之俄而舉盆有碧牡丹二朶

十二時盤

增清異錄唐內庫有盤色正黃圓三尺四

更且如辰時花草閒皆戲龍轉巳則爲蛇轉午則成馬矣因號十二時盤

月令輯要卷二十四
一時一位當時至午位故午時潮初三初四日卯時
月在寅以寅加卯順數至未時在午位故未時潮初
五初六日卯時月在丑以丑加卯順數至申時在午
位故申時潮初七初八初九日卯時月在子以子加
卯順數至酉時在午位故酉時潮初十一日卯時
月到亥以亥加卯順數至戌時在午位故戌時潮十
二十三日卯時月在戌以戌加卯順數至亥時在午
位故亥時潮十四十五十六日卯時月在酉以酉加
卯順數至子時在午位故子時潮下半年與此同凡
日臨子午海水必起但上半月晝為潮夜為汐下半
月夜為潮晝為汐皆月行於子午之位也波濤洶湧
者由江勢曲折沙渾深淺激之而使然也潮蹟一日
一夜凡兩潮隨十二時
遞為進退常差四刻

石蠹魚原夷堅志蔡州士人書室見小蠹魚陸離蜿
蜒每日巳時見至午乃隱日日如此因捕得
至午乃化為石奇妙天然明日巳午又蠕變如此後
遇京師一內人曰此神物禁中玉兔玉鼠以時見同
此更尖

黃鷹毛色增爾雅翼鷹毛色屢變無常故寅生
酉就總號為黃黃周作鵠千日成蒼

驢鳴應更增爾雅翼驢率以午及五更初而鳴說者
云音隨時與晨夜不默仰契元象俯協漏

刻應更長鳴毫分
不忒是其事也

筮牡丹花增聞見錄富鄭公留守西京府園牡丹盛
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邵康節先生諸人

共賞客曰此花有數乎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
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及問此花幾時開盡先生再
揲筮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荅鄭公因
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次日食畢花
尚無恙泊烹茶之際忽羣馬逸出與客
馬相踉蹌奔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

貓兒眼

原物類相感志貓兒眼知時有歌云子午線
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撻辰戌丑未側如錢

寶鏡

貓兒眼睛隨時變子午卯酉一條線辰戌丑未
兩頭尖寅申巳亥滴溜圓珍玩攷寶石出西南諸郡

縣狀如貓眼其中光如貓睛能別時
或尖或圓惟日午如一線其價千金

香篆文

增香譜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準
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然一晝夜已

米麴

增蠡海集酒因米麴相反而成稻花晝開
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醉人

古鏡

增洞天清祿集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
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

不休

千年銅

增輟耕錄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
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

未石

增續墨客揮犀朝議李芬好奇有異石高二尺
許嵌碇可愛常置庭楹閒每至日方未時卽有

氣出石穴中若煙雲
之狀因目之爲未石

狀元紅

增陶朱公書紫茉莉一名狀元紅
花紫葉繁早開午收三日後結子

子午花原陶朱公書金錢一名子午花

蠶子變色增農桑輯要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已勿

取出舒卷提掇亦無度數但要第一日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要紙密糊封了還瓮內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

十二時竹增羣芳譜十二時竹產蘄州其竹

稻花增羣芳譜稻花午開幕合開合皆

午時蘭增福建志福安縣白雲山上有菴菴前兩池

午時

蘭

漏洩泉原黔記貴陽城外有漏洩泉一名

曹溪寺泉增滇行紀略曹溪寺有泉甚清一日三

占驗

太白占兵增史記天官書太白出西方昏而出陰陰

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強雞

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

用辰不用日增漢書翼奉傳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

日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註孟康曰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

申時雨

增魏書王早傳時久不雨世祖謂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大雨滂沱世祖善之

未時大捷

增北史王春傳春少精易占齊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神武將退軍春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

綠衣客

增清尊錄富韓公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立為通既午果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稠疊後

晴雨占

增古今諺早霞紅丟丟向午雨人自占晴
增瀏瀏晚來紅丟丟早晨大日頭

蠶熟

增農政全書清明午前晴
增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

日出早晏

增農政全書

日出早雨日出晏晴老農云

此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

雲忽一掃而捲即日光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言晏

耳鳴

增百怪斷經

耳鳴占子時左主女思右主失財

丑時左主他喜右主口舌寅時左主失物右主

心急卯時左主坎坳右主客至辰時左主得意右主

行人至巳時左主凶右主大吉午時左主信右主親

人至未時左主他役右主遠人來申時左主行人右

耳熱

增百怪斷經

耳熱占子時主有僧道來議事丑

時主有喜事大吉寅時主有酒食卯時主有遠

人來辰時主有喜事大吉巳時主失財物不利午時

主有喜事來未時主有奇獲申時主有客來酒食酉

時主女子至婚事戌時主有爭

訟口舌亥時主有詞訟口舌

眼跳

增百怪斷經

眼跳占子時左主貴右主酒食丑

時左主憂右主人思寅時左主行人右主吉卯

時左主貴人右主平安辰時左主客來右主害巳時

左主酒食右主凶午時左主得意右主凶未時左主

吉右主喜申時左主財右主文思酉時左主音信右

主客至戌時左主他喜右主酒食亥時左主貴人右

主官寅時左主財右主文思酉時左主音信右

事

嚏噴 增百怪斷經 嚏噴占子時主酒食丑時主女思
寅時主女相和卯時主財喜辰時主酒食巳時

主人來財午時主有客來未時主酒食申時主驚
不利酉時主文人來求戌時主和合亥時主吉利

心驚 增百怪斷經 心驚占子時有女人思丑時惡事
不利寅時有客來卯時有酒食辰時有喜事巳

時有大獲午時主有酒食未時有女人思申時主喜
事酉時主喜信戌時有官客至亥時主惡服夢怪大

凶

鴉鳴 增百怪斷經 鴉鳴占寅卯時正東送物東南爭
正南吉西南吉正西外人思西北酒食正北口

舌東北病辰巳時正東風雨東南女客正南相命西
南爭正西官訟西北貴人至正北相命東北親至午

時正東爭東南親客正南爭西南不寧正西送物西

北酒食正北六畜至東北送物未申時正東凶東南

凶信正南遠信西南大雨正西吉西北親客正北失

物在東北客至酉時正東公事東南外服正南故人

西南相召正西客至西北
失物正北病東北客至

雲氣占 增陶朱公書早看東方有雲氣隨太陽上下
不遠者此雲在日初出應巳午時巳午時隨

太陽則應未申時未申時隨
太陽則應酉戌時有雷雨

黑雲占 增陶朱公書太陽未出將晨之先看東方黑
雲如雞頭如旗幟如山峰如陣鳥如星愚如

龍頭如魚如蛇如靈芝如牡丹應當日未申時有
雨或紫黑雲貫穿或在日上下者竝應當日雨

雷信增陶朱公書拂曉看南方黑雲最高謂之雷信應明日巳午時至中天而止應未申時

晴雨風占增陶朱公書青龍風急大雨將來朱雀風回烈日晴燥白虎風生必有雨霧元武風

急雨水相隨寅卯時為青龍巳午時為朱雀申酉時為白虎亥子時為元武隨方起風應乎雨晴

雲氣雜紀增陶朱公書早昏東衣衣雲氣則大雨

三刻踰溝增左傳齊伐我師及齊師戰於郊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

踰之如之衆從之

下漏決漏增史記司馬穰苴傳穰苴與莊賈約日且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日中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穰苴正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

間不容息增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陳餘說武臣曰將軍毋失時時閒不容息

分寸陰增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

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

當惜分陰孟簡惜分陰詩業廣因功苦拳拳志士心九流難酌挹四海易消沉對景嗟移晷窺園詎改陰

三冬勞聚學駟景重兼金刺股情方勵下世文章偷光思益深再中如冀終嗣絕編音

神光燭耀增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朕飭躬齊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竝見或興於谷燭

上殿不下

增梁書賀琛傳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

雅故時

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

限刻成詩

增南史謝裕傳裕孫微位中書舍人魏中

山王元略北還梁武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又到沆傳武帝宴華

下無姦隱

增北史魏太武紀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無以措其姦隱

喜氣抱日

增北史蔣昇傳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

抱日從未至西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泰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

大慶於是與

泰戰禽之

給漏刻

增北史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增減刻法

增隋書天文志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

加減法編於甲令為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為增減一刻

袁充漏刻

增隋書天文志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

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

刻之法今列之云冬至日出辰正入申正晝四十刻
夜六十刻子丑亥各二刻寅戌各六刻卯酉各十三
刻辰申各十四刻巳未各十刻午八刻右十四日改
箭春秋二分日出卯正入酉正晝五十刻夜五十刻
子四刻丑亥七刻寅戌九刻卯酉十四刻辰申九刻
巳未七刻午四刻右五日改箭夏至日出寅正入戌
正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子八刻丑亥十刻寅戌十四
刻卯酉十三刻辰申六刻巳未二刻午二刻右一十
九日加減
一刻改箭

馬上刻漏

原隋書耿詢傳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金丸候時

原舊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門樓中懸一

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
焉爲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
落鏗然有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

還第休沐

增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

沛然若無事時

受命出師

增唐書高宗文傳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

無一不具

日觀望日

增唐書天文志十三年南至岱宗禮畢自上傳呼萬歲聲聞於下時山下夜漏未盡

自日觀東望日已漸高據曆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則山上所差凡三刻餘

甕貯北斗

增酉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

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罪姥訪一行求救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令寘甕中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明皇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明皇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

復

驢運糧

增酉陽雜俎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

差暑

刻

望氣占候

增望氣經凡望氣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時中則午時

則夜半時中則午時

報時鐵

原唐詩紀事段成式博學強記嘗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尺周量之笑而不言寘之密室

時窺之則有金書十二字報十二時也

雲雨氣圖增歷代名畫記古之秘畫有章賢十二時雲雨氣圖

伐鼓舉烽增宋史薛季宣傳季宣令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

皆置半初中國
戍人却時

遇事沛然增宋史楊繪傳為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其才欲超置侍從

其才欲超
置侍從

蚤作視事增宋史沈邁傳召知開封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

暇

良馬致遠增宋史岳飛傳飛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禡

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致遠之材也

慶雲增册府元龜乾元元年四月甲寅帝親行享廟禮并祭昊天上帝禮畢有慶雲見於日之南自

卯及辰久而方散有頃朔方告破賊

頰漏增夏竦頰州蓮華漏銘序景祐中更為頰漏再考晷度以梓潼在南比古法晝增一刻夜損一

刻青社稍北晝增三刻夜損三刻頰處梓青之間晝增二刻夜損亦如之

更點增事物紀原更點起於易繫九事重門擊柝之說自黃帝時也演繁露夜分五更者以五夜更

易為名也顏之推曰五夜謂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也點者則亦下漏滴水為名每一更又分為五點也杜甫詩五更三點入鷓行四季須知夜有五更更有五點更點二十五聲今府縣去五更後二點又去初更前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故禁人日一更三點放人日五更三點

三時山

增圖畫見聞志張詢南海人避地居蜀善畫

悲堂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三時山人所稱異也

龍虎交

增聞見錄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則龍虎自交不假修為

法當閉鑰

增竹坡詩話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為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逐監

司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啓關請以詰

朝奉迎

過午不食

原老學庵筆記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

非時法苑珠林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

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

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

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

禁鼓六更

增演繁露王禹玉詞云焚香熏熨赭黃衣

還直立班時謂六更者明宮鼓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為五更故五鼓終時竟早於外間耳鼓節未常溢六也

何蓑衣增程史姑蘇何蓑衣淮陽胸山人本書生也寓於郡一旦焚書裂衣遁去既而歸被草結

廬於天慶觀之龍王堂伴狂妄談久而皆有驗臥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溲焉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

桂林岩洞增鶴林玉露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至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岩出於棲霞洞入

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

試秀才增玉海杜正元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左僕射楊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

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曰誠好秀才弟正藏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

木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

祀鬼增聯車志人以子時祀鬼言子者鬼也

燈漏增元史天文志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為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

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
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俯仰又可
察準水之均調燈毬雜以金寶為之內分四層上環
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為龍
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鏡鳴以應於內又
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辰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
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
鏡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鏡初正皆如是
其機發隱於櫃
中以水激之

更報

增岩棲幽事山鳥每至五更喧起五
次謂之更報蓋山居率真漏聲也

人神所在

增子午經子時踝丑時頭寅時目卯時面
耳辰時項口巳時午時胷未時腹申時

心酉時背脾戌時腰陰亥時股又建日申時頭除日
酉時膝滿日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
日丑時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辰
時脣收日巳時足開日午時耳閉日未時目
玉洞雙開**原**輔談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氣陽
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

家所謂玉
洞雙開也

元氣升降

增霞外雜俎人生元氣亦有升降子時生
於腎中此即天地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

復卦也自此後漸漸升至泥丸午時自泥丸下降於
心戌亥歸於腹中此即天地六陰窮極百蟲閉關草
木歸根寂然不動乃坤卦也靜極復動循環無端其
至妙又在坤復之交一動一靜間即亥末子初之時

夜刻

增梁元帝詩雞人憐夜刻鳳女念吹簫鮑溶詩金飈爽晨華玉壺增夜刻

新刻

增王褒漏刻銘器遵昔典景移新刻

舊刻

增薛道衡詩金徒列舊刻玉律動新灰

晝刻

增杜甫晚出左掖詩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羊士諤詩雲披綵仗春風度日暖香階晝刻移

頃刻

增戴叔倫白苧詞大家為歡莫猶豫頃刻銅龍報天曙曹松夏雲詩勢能成岳仞頃刻長崔嵬

短刻

增蔣防惜分陰賦惜分陰於短刻期碩學於縑緗

三刻

增張籍詩宮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導騎丞相來

五刻

增王建詩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七刻

增姚合寄令狐相公詩拜表出侍傳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

犯卯過申

增馬異詩不須愁犯卯且乞醉過申

四刻

增杜牧詩雪後新正半春來四刻長

四百刻

增杜牧詩飲酒論文四百刻水分雲隔二三年

三十刻

增方干詩日晷未移三十刻風騷已及四千言

添刻

增司馬光詩暖日初添刻東風乍襲衣

刻

刻

雜紀

三

一刻千金增蘇軾詩春宵一刻直
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朝衙夕坐增蘇軾柸菊賦朝
衙違午夕坐過酉

四百四

四陵

張眼

月令輯要卷二十四



